

薛文清公全書

文集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五冊

敬軒薛先生文集卷之十



門人關西張鼎校正編輯

鄉後學沁水張銓重校梓

律詩

詠顏魯公

蓬利何堪屈大才平原出守亦微哉
忽逢動地風塵起不使中流砥柱摧
爭坐已難追雅論立朝寧畏忤
奸回自騎箕尾歸天上長播英風遍九垓

送太守致仕

五馬蕭蕭出帝鄉都門祖席倍輝光
天恩老覺腰金

重客思遙牽別路長龜虎已應辭郡國貂蟬時復憶
班行風烟縹緲鄉關近川谷猶疑下鳳凰

錦官驛官送櫻桃

錦官驛吏送櫻桃紅顆堆盤磊落高時果已知西蜀
美古詩難覓少陵豪嘗新暫遣中情悅感物還添遠
意勞多少上林鶯啄遍一春歸興正滔滔

草涼樓驛看紅白芍藥

芍藥花開山驛中小闌紅白各分叢濃粧獨向風前
立素質如從月下逢明媚併超塵世色妖嬈均得化
神功誰知傾國傾城者一律滔滔萬古同

過武功縣

持節西來過武功扶桑日上曉光紅渭河水遠波聲
小太白山高樹影重遺址已無慈德寺居人猶說有
郃封東行無限前朝事盡在紅塵綠野中

題休休亭

中條山下王官谷草木烟霞景物幽仙李固知時靡
靡野亭從此號休休座中爽氣常飄洒天際浮雲任
去留墜笏已超塵網外高名千古鎮悠悠

贈張僉憲

邂逅金陵已七年相逢論舊意欣然江東風紀當時

振山右聲名此日傳綠野盡耕春雨後清霜早落艷
陽前朝端公道明如日持憲應知數俊賢

挽陳先生

歸來烟水釣舟橫雲白其如足下生尚有菁莪經雨
茂空餘桃李向春榮高情祇許鄉人慕遺事誰從太
史銘賴有賢甥今宦達為揚聲譽照蒼冥

挽祝處士

鴻去青冥定幾年東吳聲譽至今傳高情未必尋丘
壑清隱還應在市塵竹塢邀賓留舊榻芸牕教子剩
殘編黃門底是推恩處紫誥迴鸞下九天

豫讓橋次陳僉憲韻

千年豫讓有遺橋懷古還停使者輶季世忠臣存大
節頽波砥柱見孤標吟邊涼吹聲蕭瑟望處秋天影
寂寥無限繁華俱泯滅英名終古自難消

挽蕭御史

共惜西江老豸冠白雲乘去不知還總帷夜捲霜風
冷華屋秋高曉月寒遺蹟定應歸大史榮名長是在
人間明時有子登三事永感終天淚不乾

述懷

已承恩詔許還山又被虛名繫一官每向班行唾老

醜空耽典籍尚寒酸妨賢政自慙公論竊祿能無愧
素餐早晚還應乞身去石田茅屋伴清歡

河間獻王墓

漢家宗室最稱賢遺事曾經閱簡編偶過河間尋往
跡空餘荒塚帶寒烟頻求千古書連帙獨對三雍策
幾篇雅樂未與人已逝雄歌惟有大風傳

過德州

山東一別十餘秋白髮重來過德州關市尚開臨水
戶郡城猶聳入雲樓霜臺駐節思前度憲府乘驄憶
舊遊此日又騎官馬去朔風吹雪路悠悠

德州除夕

昔捧天書按部來之官又上鳳凰臺頻登風紀知庸
德屢陟廷平愧菲才寓館明朝添一歲晴霄此夕麗
三台元正馳賀心何似金殿香浮寶扇開

寄高苑李嗣昌廣文

安邑分携幾十年中間會合總茫然華燈每憶連珠
玉綺席空懷醉管絃顧我已添新白髮知君猶擁舊
青羶却慙頻歲叨天寵悵望豐城劍氣邊

兗州人日二首

去年西蜀逢人日人日今春客兗州行止可應無定

跡歲華仍復易周流驛亭盡日風頻起官路漫天雪
未休南到彭城祗幾驛天晴擬放呂梁舟
驛亭窓戶總光輝人日紛紛雪亂飛關塞有兵皆凍
合園林無樹不春歸風威肅肅朝來靜雲葉飄飄晚
漸稀清興此時誰與適論心殊覺故交違

孟子祠

鄒國叢祠古道邊滿林松柏帶蒼烟遠同闕里千年
祀近接宣尼百世傳獨引唐虞談善性力排楊墨絕
狂言功成不讓湮洪水萬古人思命世賢

彭城懷古二首

戲馬臺邊雉堞高參差樓閣入雲霄漕河控引淮黃
近驛路通連海岱遙天府豈知成霸主彭城空復駐
英豪大風折木飛沙日想見天心翊漢朝

當年禹跡舊分州走馬南來遂此遊地勢縈迴環翠
嶺關城峭拔枕黃流燒餘豪傑千年塚春老佳人百
尺樓周覽未能窮往事官河又放下洪舟

雪中過高郵湖

高郵湖裏雪中過雪片無聲點白波天水渺茫遙自
接烟雲杳靄暗相和寒策滿眼漁翁少畫舫隨風去
客多還似滄浪水清濁只應難覓扣舷歌

過邗溝懷古

荒陂野水古邗溝千載曾經煬帝遊
煖日輕風牽錦纜垂楊芳草引龍舟
春殘故國閑金屋花滿蕪城醉玉樓
一自真龍飛晉水亂雲空結海天愁

高郵阻雪

高郵城下維舟楫雨雪連朝阻去程
澤國風烟春冉冉野湖波浪晚冥冥
凍消踈柳長堤濕響徹脩篁候館清
南到大江祇幾驛晴霄行覩鳳凰城

高郵大雪河水

已過立春十五日淮南天氣太嚴凝
重湖晶晶層冰

結千里茫茫積雪平霄漢連朝飛鳥絕
官河隨處客舟停東風解凍湏臾事
波綠粼粼野燒青

自儀真入大江

儀真南入大江隈江上雲帆向曉開
滿目好山青簇簇連天駭浪白皚皚
還思二十年前渡又自三千里外來
北闕承恩方浩瀚之官今上鳳凰臺

寄海寧李太守

又是分携十七年寥寥幾度信音傳
濫官白髮知吾劣歸老青山覺子賢
蠟屐每多登覽興錦囊應有唱酬篇
著書更法春秋筆還肯緘情寄一編

金陵春望 四首

錦繡江山一望中
金陵佳氣正葱葱
石城尚踞耽耽
虎鍾阜長蟠矯矯
龍淡靄遠遮三月
柳瑞烟深護萬
年松風流王謝
何須問開國還思舊股肱

金陵最好是新春
風景無邊入望頻
山似洛中浮秀
色水從天上泛通津
千門垂柳初經雨
滿路飛花不起塵
深荷發生同萬物
兩京回首憶楓宸

佳麗層城王氣中
春來無樹不青葱
湖光湛湛跳紅
鯉橋影沉沉卧白龍
錦綉園林開艷杏
烟霞澗谷挺長松
無邊風景皆堪賞
千首新詩興未窮

皇都又是一年春
立馬長堤眺望頻
麗日斜明紅杏
鳴煖烟輕護綠楊
津風來野水微生浪
雨過天街迥不塵
最愛祥雲呈五色
氤氳長是繞楓宸

簡張都憲 二首

榜題龍虎舊聯名
宦迹升沉隔兩京
離合雖驚頭竝
白交親終喜眼俱青
濫登棘寺知無補
峻陟霜臺倍有聲
近得高鄰親孟氏
不妨剪燭話平生

籍籍朝端有盛名
憲臺周歷兩神京
封章已見輸忠
赤事業還期著汗青
風度宛如瞻玉樹
辭華真是擢金聲
共論三十年前事
聯步青雲滿路生

周儀賓水筠軒

曲闌干外小方塘
塘上蕭蕭繞翠篁
一鏡平開涵影
細萬竿齊動引風涼
根穿近岸歲科斗
梢接遙空下
鳳凰水竹雙清
曾到此金樽相對與難忘

春日遣興簡張都憲廖丁二大理

春來無日不連陰
風物蕭騷思不禁
雨急梅花飄白
玉天寒柳線勒黃金
宦情不與江流競
樽酒肯隨人意深
况是一年寒食近
松楸千里正關心

再用陰字韻簡張都憲

好風乍起掃輕陰
清思撩人不自禁
與客便傾花下

酒放懷寧惜橐中金
高情肯負年華忝
交誼難忘歲月深
春興不知凡幾首
長吟因見古人心

送儀尚書赴召二首

天書遠召舊師臣
送別金陵喜氣新
莫道分符淹歲月
還應聽履上星辰
一江流水催行棹
兩岸垂楊夾去津
三接深期調玉鼎
行看雨露萬方勻

尚書承詔上金鑾
祖席珊珊擁佩環
霖雨舊曾思傳說
師臣今見起甘盤
江淮綠泛行邊水
齊魯青餘過處山
入覲定膺新寵錫
調元須竭寸心丹

南京端午

端陽令節客南京遷擢頻年荷寵榮內扇幾沾當日
賜宮衣曾有舊時名從教綠柳含風細且喜紅葵照
眼明為報鴈行舊知己一卿贏得鬢星星

暑夜簡趙駙馬

大扇頻揮汗不乾那堪酷暑夜漫漫寂無風露徘徊
處空有星河悵望間真是流金兼鑠石定應焚澤更
焦山清涼只有仙侯府長夕冰傳瑪瑙盤

簡張都憲楊尚書鄭侍郎廖少卿丁寺丞

棘寺秋官接憲臺山光水色畫圖開青林雲氣當牕
見翠浪風煙入座來楊柳影中冠蓋過芰荷香外吏

人回好生正仰吾皇德共播仁恩遍九垓

再用前韻

鍾山南望鳳凰臺山下平湖一鏡開近岸紫騮穿柳
去沿堤畫舫采菱來山禽將子飛還止水鳥啣魚去
復回無限太平門外景神遊何必訪仙垓

再用前韻三首

風紀都應屬內臺官清公道一時開科條自是明天
討門館何由有貨來聲譽已知馳峻極文章况復動
昭回不須遍攬江湖轡坐見澄清匝九垓

廷尉刑曹與栢臺高門俱對碧湖開天涵波影閑雲

度兩雜泉聲爽氣來此日官僚聯轡入往年鴉鷺候
朝回近來執法尤宣朗應佐陽光燭九垓

刑曹理寺近烏臺坐對湖山畫障開芳草有情還漸
長好風無約自頻來移文謾想高人去聯騎頻同上
客回為戀明時歸未得思親空復誦南垓

戲作遊仙用前韻

瓊瑤萬仞中天臺珠宮貝闕參差開靈風響下碧虛
裏連翩鶴馭仙人來釣天揮綽九奏畢羽衣搖曳萬
舞迴後天不老凋三光排風馭氣遊遐垓

海中湧出金銀臺陽烏濯耀蒼烟開弱水瀛洲不可

到颺輪鶴馭相往來洪濛開闔幾萬古桑田走馬能
千迴抱一之子可輕舉相期汗漫遊九垓

銀屏金屋瑤作臺化人宮殿中天開東見蓬萊水清
淺西去幾復青鳥來雲錦之裳文五色倬彼雲漢凌
昭回下視九域一毫芒何異蟻螻飛塵垓
仙山中有學仙臺凌虛上接天門開青衢黃道倒影
出望舒日馭東西來玉宇無聲彩雲濕雲漢屈注萬
里迴寥廓無鄰安可極重陽之數歷九垓

樵雲野老

白頭已與世相違笑指生涯在翠微伐木忽看雲滿

文集卷之十
十
斧東薪不覺露沾衣
息肩頻向青林歇
荷月長從綠野歸
一曲浩歌天地闊
遠山回首晚霞飛

南京十詠

鍾山疊翠

自是皇都第一山
峯巒高下似龍蟠
嵐光翠滿金銀闕
秀氣青連虎豹關
瑤草不隨秋意老
琪林長共曉霜寒
年年澗谷蒸雲氣
散作甘霖宇宙間

玄武波澄

北湖清濁自天開
勢協龍圖一水來
百里烟霞環島嶼
繞城波浪動樓臺
九霄氣迥通銀漢
五夜天低轉

斗魁絕勝蓬萊山
下水洪源終古不塵埃

淮清柳色

淮清橋下水連空
橋畔依依柳色濃
香絮有情皆作雪
柔絲無力盡含風
樓臺掩映深春後
市井淒迷暮雨中
近水向陽千萬樹
年年長是發生同

卞壺神祠

晉室人才數俊髦
艱危深感與時遭
君臣義大如天地
父子生輕似羽毛
昭代旌忠時饗盛
豐碑鐫德古祠高
想應當日偷生者
繞入脩門意自勞

石城霽景

郭外雲開見石城綠苔經雨自層層明時正是龍飛
地終古猶存虎踞形萬里長江通海白三山遠岫入
天青登臨不盡千年意擬與丹崖共結盟
鳳臺春曉
金陵千尺鳳凰臺臺上春雲向曉開綠草雨餘淮甸
合青山岸轉楚江迴謫仙此日知何在麗句當年未
易裁定鼎只今逢有道九苞行復自天來

江東古渡

江東門外大江頭古渡微茫接遠洲月窟殊方通上
國雲帆大舸滿中流垂楊芳草三春暮紅蓼黃蘆兩
岸秋顧我濟川才思少幾回臨想興悠悠

長江秋色

長江浩浩繞神京霜落烟波萬里清灝氣西來通灩
澦寒潮東下接滄溟幾行鴈影涵空碧兩岸蘆花映
月明西塞山前秋色裏夕陽惟聽棹歌聲

朝陽曉望

朝陽樓閣倚天開日馭朝看海上來晴旭乍分龍虎
勢清光已滿鳳凰臺御溝水向東華轉仙禁雲從北
苑迴玄圃瀛洲真在望不須方外覓蓬萊

鷄寺晚鍾

上方臺殿翠微中石磴盤崖一逕通客至有風還掃
榻僧來不語自鳴鍾竹窓下見浮雲白祇樹斜臨
照紅自笑無生渾未學懶從方外共談空

太平堤望

太平堤路夾平湖湖上清風面面俱十里波光天上
下半空嵐影樹扶疎稻塍草色青無際菱葉荷花淨
有餘艇子有人閑泛泛釣竿還可拂珊瑚

送姚侍郎巡察雲南

璽書英蕩使遐荒萬里山川草木光霜早楚江楓葉
赤雨晴蜀道菊花黃群芳擬欲除蕭艾百鳥還期識

鳳凰六詔遍巡歸奏日定膺殊渥五雲鄉

借馬簡趙駙馬

韉來白馬錦鞍韉騎向天街送表箋霜鬣蕭蕭頻攬
轡銀蹄剝剝不須鞭滿身香汗生微雪一路清風散
曉烟有馬借人今復見神京戚里最稱賢

題趙尚書慶壽圖

天官白髮老尚書致政歸來樂有餘壽慶七旬新置
酒祿辭千石蚤懸車繡衣令子樽前舞蘭茁諸孫膝
下趨在席嘉賓何所祝公年更與大椿俱

送廖少卿上京二首

龍江五月發扁舟大理名卿上帝州千里好山開翠
嶂兩堤楊柳蔭清流鳴鑣紫陌思前度簪筆黃門憶
舊遊若見中朝知己問丹心不改雪盈頭
理寺名卿得俊僚六年又促紫宸朝石城解纜江風
細淮浦揚舲海霧消入覲九天瞻日月聯班五夜聽
簫韶吾人久抱蒼生念清問深期答聖堯

和張都憲詠湖亭山字韻四首

憲臺佳勝占湖山湖上新亭白晝閑風送荷香來几
席日移竹影上闌干金塘水滿魚爭躍碧嶂雲收鳥
自還好景無邊渾負却何時同倚畫屏看

平湖萬頃倒啣山山對湖亭白日閑長有好風清自
起總無塵土暗相干簷前荷動知魚戲鏡裏雲開見
鳥還獨憶愛蓮周茂叔化機須向靜中看

小結湖亭面碧山山光水色共閑閑平連西塞波千
頃斜上東山日兩竿欄外靜看鷗鳥浴沙頭長見釣
舟還高人安得王摩詰盡寫風光入畫看
近愛平湖遠愛山雙清收入小亭閑雲容水態皆堪
賞俗氣紅塵總不干日靜坐聞黃鳥轉烟明遙見白
鷗還情知風月無邊景頻倚雕闌自在看

和張都憲詠湖亭波字韻四首

湖亭面面俯滄波一上湖亭景物多過去黃鸝穿翠
柳飛來白鷺點青禾乾坤上下羲皇易日月東西織
女梭好在憲臺休暇日一樽同此養天和

亭下溶溶漾綠波芰荷花發繞闌多却看嶺北千株
栢最愛堤南萬頃禾漁父不收沙上網鮫人還織水
中梭坐邊生意皆堪樂雲雨天時日正和

高高亭子壓洪波獨占湖山秀氣多近岸還栽玄圃
竹遠洲時種玉山禾坐中造化乾坤鼎簷外光陰歲
月梭應有仙人來過此晚涼時節弄雲和

平湖靜鏡不風波最是湖亭樂事多留客每同歌棹
竹檢書還共誦嘉禾酒酣吐論如傾海令急傳籌似
擲梭記得前時兩三會宛然風景是清和

湖亭小酌和張都憲韻

湖樹陰陰障赤曦湖亭偏與靜相宜坐中清氣時常
滿堤上紅塵總不知莫羨遊山携謝妓何如行酒和
陶詩冰漿水果寒冰齒宴樂無過盛夏時

和張都憲合歡蓮房

憲臺臺下有蓮塘一種高荷迥異常乍見仙花開竝
蒂旋看瑤實結雙房垂垂共壓秋波淨裊裊同沾曉
露涼絕勝當年連理瑞畫圖還擬進明光

次張都憲喜雨韻

中丞初自舞雩還便有風雲感會間布濩旋應彌玉
宇沾濡行復遍塵寰舊痕已沒湖中水新翠方添郭
外山自是有年今有象定知朝野聲交歡

次張都憲竝蒂蓮韻

綠池紅綻合懽花秀色天然自一家竝結翠房含雨
露獨搖香柄出烟霞何曾人世時常見賸有風騷次
第誇自是太和充宇宙故鍾此物兆亨嘉

贈歐陽憲副

憲節重來覲九天論交不盡意留連休驚白髮三千
丈且喜青雲四十年老大可無新事業壯遊還憶舊
山川人中松柏君知否萬雪千霜獨挺然

送吳祭酒還南京

司成述職喜南還照日金衣出九關萬里春明天蕩
蕩滿河水泮水漫漫行邊畫舫烟光薄到日橋門柳
影閑若見同遊舊知己爲言清絕憶湖山

送鄒都憲巡撫吳浙

皇仁遠布軫生民巡撫東南簡重臣天語諄溫頒鳳
勅雲帆縹緲泛龍津班行共識時名大郡邑爭看憲
節新行見霜風迴煖氣三吳無處不陽春

審錄後簡蕭羅兩都憲

碧梧鳴鳳應朝陽
龍勅頒來帶御香
寒冱一時迴煖
氣幽潛隨處發
天光平反自可歸
臺憲欽恤惟應仰
聖皇還見星輶辭
輦轂恩波行復遍
遐荒

送武昌教授

武昌風土冠南州
郡博于今拔俊尤
拜命已應增士
氣趨程行復泛
江流汀洲蕙綠光
風轉沼沚芹香
宿雨收還似蘇湖
人士盛可無聲譽
達宸旒

送儀源檢校還寧國

贊畫宣州幾載間
趨朝此日又南還
扁舟行泛長江
水四馬重過故里
山為宦莫辭聲利
薄到官贏得簡
書閑渠家奕世多
卿相清節高風自
可攀

送徐禔下第歸蜀

情知大器晚成難
莫向長途厭往還
曉日近辭丹鳳
闕晴霄遠入碧鷄
山搏空六翮應須
養進學三年未
覺閑隨計重來須
有日會看聲譽動
天關

重恩堂為韓雍都憲賦

有子乘驄秉憲鈞
疏封幾度到雙親
纔頒龍勅奎文
動又錫鸞封綵誥
新命服屢膺逢盛
世華筵頻啓慶
長春重恩堂上恩
方至更篤忠貞答
紫宸

王寺副膺封

教子登科官棘寺推恩三載到親闈共看白髮宜烏
帽重喜蒼顏稱錦衣奕世榮名今亦少一門光耀古
應稀還當起閣藏龍勅長見奎文萬丈輝

王都憲展祭

天恩新許拜松楸又送中丞出帝州尚憶朝端我解
豸還看驛路躍驂騶鳳林迎節從天上鸞誥頒封到
隴頭忠孝兩全人共仰可無直筆繼春秋

送董長史

白髮交情四十春聲名又喜逐年新江都正學師前
哲落下長才憶古人北闕從龍天廣大西山跋馬玉
嶙峋雲中到日多清興應有新詩寄我頻

寄楊尚書彥謚

尚書聲譽滿南都聞道年來興不孤弄瓦幾時添愛
女蔭官五品羨英鄒量深往日尤能飲足健前時不
用扶還有水心亭似舊清香應滿博山爐

寄南京張尚書

每憶南京大司馬列卿遷轉自清朝舊臺百職餘風
紀新政諸軍仰教條聯榜可能懷未契同官端喜得
英僚惟應舊會知難再詩酒湖亭久寂寥

送王郎中還南京

屢拜秋臺最好官三年考績又南還
路分薊北山容秀舟到江東水面寬
粉署正當玄武畔青雲多在鳳臺間
他時還有清明譽會展鸞輪覲九關

題何司訓致仕卷

師名蚤不愧蘇湖引老南還出帝都
驛路風和烟柳細官河雨急浪花龕
行看舊隱書連屋坐見交親酒滿沽
却恐迴鸞來紫誥黃門有子拜官初

大理汪寺副父母膺封

龍勅歡傳出九重二親同日荷疏封
一經教子聲名

著六品推恩寵渥濃樽俎喜開今日宴
衣冠快覩盛時風賢郎更盡廷平職
還有迴鸞下碧空

輓邢檢討母

有子登科入翰林難將寸草報恩深
和熊已作中宵夢斷織曾勞往日心
長憶紅霞裁命服空悲白髮映華簪
光榮尚自霑存沒留取芳名照古今

送張福還平度州

三年報政遠朝天籍籍香名滿耳傳
烏帽任添新白髮黃堂已換舊青瑣
大夫故自全三德父老何曾送一錢
莫道東歸人士悅壘書行復又徵賢

輓鄒都御史

丹梯早躡到雲端粉署三迴陟地官東長行臺邊鎮
肅南持憲節海波寒鬢因勤事年來白心為輸忠老
去丹莫道淮南悲逝水豐碑行見故鄉刊

送孫縣丞

匆匆別我意如何領節之官古泰和舟到九江秋水
闊路經五老好山多明時三尺應須守暇日雙松定
可哦好在家聲能自振三千還擊大鵬波

送陳脩撰使高麗

萬國來朝通九譯一朝持節使三韓烟開碣石行邊

見日出扶桑馬上看玉燭正調王道盛天書大布遠
人懽歸囊不似千金橐留取清名字宙間

送李憲副回山西

上林三月柳花飛又送青驄出帝畿別路爭看迎憲
節過家應自舞斑衣恩光北極懸紅日行色西山入
翠微風紀重臨還自保更馳清譽到彤闈

送山東賈叅議

藩佐于今選俊良霜臺御史獨名揚方承北闕恩光
大未覺東州道路長雨過魯郊桑椹熟風來歷下水
花香旬宣海岱雖云樂玉鑑冰壺未可忘

送人歸閩中

天垂雨露萬方同冠帶南歸喜氣濃溪渡檳榔和水
暗林穿荔子遍山紅到家定有詩書在對客寧教酒
盞空珍重高年崇禮讓七閩自古尚儒風

送張司馬致仕

荆南風景古來嘉六月樓船想到家沙市水添三峽
漲渚宮雲接五溪霞逢時都憲人皆仰致仕尚書衆
所誇還有丹心思報國曲江樓上望京華

送張侍郎還河南

還家爭看少司徒千里光輝出帝都舊直黃門遺事

業新乘彩鷁問征途河分衛水如鋪練山到中州似
畫圖結社應多鄉友在論情不盡瀉金壺

天順元年六月初十日上章告老未允十一日又

請十三日又請至二十一日蒙

允出京師舟中賦七首

遷轉春官入翰林兩叨清秩受恩深論思未有回天
力供奉空懸捧日心六十故知年漸老尋常唯覺病
相侵乞歸自是安衰劣俯仰清風愧古今

病懷久與世相違疏乞歸田詔許歸辭闕猶霑光祿
酒束裝還有尚方衣兩京水陸尋征路三晉山河想

舊扉金馬玉堂回首處青霄唯見五雲飛
老病何堪污玉堂乞恩優詔許還鄉歸鴻絕漠情知
遠倦鳥投林意覺忙但想溪山行處好不妨園圃到
時荒退休自是昇平事祇道閑中歲月長
經世誰人志盡酬古今回想興悠悠即非有道身能
退自是無才老可休歸騎遠尋天井路輕帆先放潞
河舟家山到處知何日汾水西風八月秋
早曾拜疏乞歸田羈絆虛名又幾年道德愈難期往
哲事功無復望時賢宦情似水年來淡鄉思如旌日
自懸老病放還蒙帝力不即肯以答皇天

魚在洪淵鳥茂林從來誰識古人心五湖高興應難
及三逕清風不可尋稀復卿雲光舜日幾調元氣作
商霖獨慙愚老歸休晚猶撫遺編慨古今

竊第歸登潞水船罷休從此又言旋西塗東抹三千
字北去南來四十年欣戚情懷渾索寞升沉聲譽總
悠然彤闈紫閣如天上依舊清汾數頃田

送王憲使之四川

憲使之官雪嶺東錦城樓閣倚晴空莫辭道路三川
遠正喜車書萬國同玉節自天隨爽氣輶車到日振
霜風深期雅操清如水行看香名達九重

內閣用唐人韻簡徐李許三學士

黃閣文章萬丈揮青霄閑看鳥雲飛巍峩鳳闕凌雲
迥宛轉鑿坡到客稀屢草黃麻依紫極常聯玉筍侍
彤闈却慙老大承天寵一字何曾補衮衣

送孫輶之夔州同知

西南夔府古名州別駕于今遂壯遊霜落江寒經白
馬浪平峽靜過黃牛到官綺席宜踈節行部山氓在
惠柔發軔長途深有望莫令聲譽頓悠悠

新春喜雪

立春纔是第三朝喜見春空雪亂飄天上瑤臺應錯
落人間玉嶺正岌堯固知叶氣乾坤滿頓覺遊塵戶
牖消却上小樓閑縱目八紘清思迥難招

寄蒲守徐孚

積石黃河遶郡流郡城高興自悠悠遠天雲淨仙人
掌近郭風清鶴雀樓頻寄鸞箋書可著所需藥物病
全廖衛邁衛武應難及進德深慚老未休

貞節堂為王憲使母賦

婦道從來不二天近知王母踐斯言從教白髮三千
丈祇保清風五十年頒誥旌門今受賜養姑教子舊
稱賢一門盛事歸貞節堂上高名百世傳

讀邵康節擊壤集二十首

乾坤清氣產英豪大隱天津道德高雪月風花閑詠
詠溪雲水竹自遊遨畫前有易心能悟剛後無詩句
獨謠金薤琳瑯垂萬世無窮雅興自滔滔

玄社千年有召封故應華胄產英雄居共舊業留餘
韻卜洛新居有定蹤後學難窺擊壤集先天都屬弄
丸翁清風百世誰招得望斷嵩高高送去鴻

三絕空餘贊易編千年圖象竟寥然人豪真自從天
挺義畫原因到已傳骨髓著書成大卷風花遣興有

新篇驪龍頷下明珠在誰測東溟萬丈淵

鳳在高梧不可招天津清隱結衡茅小車遊處情何
適大筆揮時興自豪醕酌酒中心惻惻離披花裏思
怱怱空餘首尾詩垂世誰識秋風八月高

壯遊歸到洛陽居環堵蓬茅得自如外物不知軒冕
貴此心惟覺性天虛環中日月行無息靜裏乾坤樂
有餘首尾詩成情可見何須象罔索玄珠

六朝全盛太平時卜築東都得自怡每與真儒論大
道時從國老和新詩盃傾綠酒寧嫌淺車碾青蕪不
厭遲莫道千年清響絕知音還自有鍾期

皇極書成識者稀原從羲畫見天機故應消長隨時

變一任行藏與世違楊柳堤邊風淡蕩梧桐枝上月
光輝無邊清興難收拾毛穎時時聽指揮

天津橋上聽啼鶻只是當時已惘然妙意都應窮卦
畫餘情聊爾託詩篇太和酒味濃還淡瓮牖蟾光缺
復圓曾向行窩看兒戲不妨欹枕自高眠

手探月窟足天根悟盡羲圖造化原嘉遯有窩甘偃
蹇觀光無意羨飛騫詩成比賦猶堪詠道在希夷信
莫言勝日良辰留客處清風滿抱酒盈樽

盛時京洛足鸚鵡翁有無名與往還劇論直窮天地
外清吟多在水雲間榮枯任物心無繫消長隨時我
不關自得人間無味樂好詩留與後來看

排風御氣復鞭霆歷覽無邊造化情隨分自能安至
樂翫心誰復識高明先天圖有年年運皇極書為世
世經首尾詩成多寓興調高白雪少人聽

笑傲林泉樂太平洛陽誰不愛先生嚴寒暑雨何曾
出溫暖清涼却解行金谷風和吹道服銅駝雨霽隱
車聲行窩十二閑游處父老兒童喜送迎

人情物理總分明七十年來老洛城只向窩中耽至
樂却於身外薄浮榮花紅柳綠隨時賞雲白山青取
次行還復振衣千仞上都無塵垢半星星

嵩山洛水舊神州結屋天津景物幽脩竹林中靈籟
響梧桐葉上露華流弄丸古意誰人識戲筆新詩有
客來春暖秋涼出遊處無邊清興更悠悠

始終天地在曾中還似危樓出半空極論每生賢達
敬閑談儘與俗人同巡行堤柳春搖綠點檢園花曉
綻紅風景滿前皆自得濡毫又見小詩工

外臣自昔有由巢不是山人索價高獨向杯中存燮
理每從環內樂逍遙繞看園老分斑笋又見端明送
藥苗餘事盡從吟咏見感時懷古興滔滔

共愛先生共卜居天津水畔是吾廬陰陽燮理三杯
酒皇霸經綸幾卷書儘有清風生几席倍多明月照
庭除生平祇是過人處贏得雙眉日自舒

老去吟多首尾詩賦和比興盡兼之陶鎔物象方知
富漏泄天機始見竒水面生風和浩浩天心轉月夜
遲遲有丸祇向閑中弄肯借高人試一窺

洛陽全盛想當時春暖秋涼任所之金谷名園花綻
錦銅駝古巷柳垂絲霜林高鳥爭歸疾沙浦冥鴻欲
下遲萬象有情渾自得詩囊還載小車兒

少年應自負雄才老悟玄機此意灰歲月風光情自
得山雲水石興悠哉一環理窟閑中見萬古天心動

處來寶匣瑤琴遺響在幾何人識伯牙懷

次王侍御韻

憲府乘駟舊有名今秋偶爾會蠻荆虹霓氣接風雲
氣珠玉聲隨咳唾聲萬里山川勞跋歷諸蕃部落待
澄清愧予無補虛持節賴有丹心老更明

平定州分司次江侍郎韻

乘輅萬里越河關報國寧辭道路艱首夏初離巫峽
水新秋又過太行山久知鴈塞妖氛掃載喜龍沙鳳
駕還白髮已承歸老詔陛辭不日覲天顏

寄王用章憲副

每從青濟憶同官祗隔滄溟一水寬我捧天書行萬
里君持憲節按三韓封章入奏時名大驄馬巡邊將
膽寒雙劍有光常夜夜暫迴風雨未應難

附錄所贈二首

名利場中一夢醒知君渾不負蒼冥村醪且去隨時
飲澗水重來洗耳聽俗眼任他終日白山光還似舊
時青從教門外塵如海坐向空齋閱聖經

右尚寶少卿朱祚

自許孤忠結主知居官寧肯論安危平反不愧張廷
尉三黜何慙柳士師已把一身中道立更看千古大

名垂到家莫廢韋編業伊洛高蹤尚可追

右吏部主事李賢

敬軒薛先生文集卷之十

門人關西張鼎校正編輯
鄉後學沁水張銓重校梓

敬軒薛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雜著

胡氏族譜後

僉憲高唐胡公間出其族譜示余俾余書其後且曰
譜吾作也吾家故有譜且載世次行蹟吾少時猶及
見之後更散逸不存吾懼先系先德將遂湮沒無傳
於是斷自吾之所知者創為是編以傳諸家庶後之
人得有考而知所自又曰凡譜所以兼載世美以示

諸後也吾自束髮讀書歷官中外謹克有立而幸不失所守者皆先德之遺也若是譜不作則是自專其休而忘先德之大豈仁孝之心乎此吾勉就是編而不敢以蕪陋為解也余受而退閱其編觀其序宗系則綱紀不紊論世德則言行不遺因仰而嘆曰自宗子之法壞而人莫知所自徃徃親未盡而相視若塗人者有焉幸而士大夫家間有譜牒以紀其世則又或遠附顛者以自重厚加潤澤以失真是二者皆過也僉憲公則不然其紀世次既明白可考論先德又典實可推若是以傳之家公之子姓宗族一覽之頃

親疎之序世德之懿舉在目前莫不與其孝弟慈良之心高山景行之念凡行義藹然於一門德善相承於悠久者實有賴於是編也詩所謂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公有焉若公之氏族官闕憲僉劉公序之備矣茲不復贅謹擇其一二可言者書于後以復于公云

書何原明先生傳後

先生三衢之常山人諱初字原明姓何氏非非齋其號也自少以穎睿聞既從學於鄉先生三江兄弟即以窮理正心克己為務且兼習舉子業嘗兩舉不第

益自奮勵復從程觀先生學易遂以易經領鄉薦任
仁和教諭既而元季倣擾文教隳弛乃解官歸鄉里
日以讀書談道自樂值國朝開運首訪遺才以任
民牧遂以先生為江州湖口丞時軍興多故邑里凋
瘵先生調給安定焦勞匪懈以治狀驗白陞知韶州
府仁化縣其便民之政可紀者尤多既而丁外艱去
官遂以疾家居篤意教事及海內平定詔天下建
學養士且求學行老成者為師遂起先生為巴東教
諭先生年益高學益充德益進聞望彰灼近乎湘藩
遠徹朝右因召至闕下預脩書傳會選書成將歸

上考之欲授以近地便養遂除開化教諭祿之終身
先生學既有得尤善開發人故後進出其門為名士
顯宦者甚衆嗚呼夷考先生之學之傳遠有端緒蓋
三江先生出許文懿公之門而先生則三江所授也
其淵源既遠至於經旨之微性理之奧宏博精密蓋
多其自得故其處心制行有足動人者至於著述雖
多要皆根本義理而不為浮靡之習若先生之為人
可謂有古士風矣及觀其為佐令為教職則其學又
以驗諸行事事可考然或者猶謂此特先生小試耳
使得盡推其所有則其効當不止是殆未可知也距

先生沒後二十五年其孫永芳以進士知邵陽縣時未幾民翕然化固知其學宦家法有所自意者先生之未克盡施者永芳殆能繼其志而擴大之手其端兆矣永芳持其祖家傳求言以發其潛德遂芟取先生之學之行見諸行事有未究而將有待於後人者書以還之

河崖之蛇

瀕河居者為予言近年有大蛇穴禹門下岩石中常束尾崖樹顛垂首於河伺食魚鼈之類已而復上入穴如是者累年一日復下食於河遂不即起但尾束

樹端牢不可脫每其身一上下則樹為起伏如弓張弛狀久之樹枝被折蛇墮水中數日蛇浮死水之漩隈竟不知蛇得水物貪其腥羶不舍而墮耶抑蛇為水之恠物所得欲起不能而墮也余聞之喟曰是蛇負其險毒稔其貪婪以食於河所恃以安者尾束於樹耳使樹不折則其生死猶未可知惟樹折身墜遂死于河此殆天理非偶然也且使蛇得水物貪其腥羶不舍而死固可為怙強貪不知止之戒使蛇為水之恠物所得而死亦可為害物必報之戒蛇惡物所不足道者但其事有近乎理故書以告來者

捕虎谷

文集卷十一

四

辰故五溪地山險多虎近時尤劇往往群行搏噬無
間晝夜既飽肉得氣去愈縱橫嗥躍無所顧畏居民
行旅悉苦其暴縣吏以聞於朝命下總戎逐捕之
時宣德五年閏十二月也三日有以虎在近郊來報
者總戎率將士往遂殺三虎明日遣將士往又殺一
虎連兩日四虎就殛行者相賀於途居者相賀於室
將吏以其事來白於予且曰辰之四境若四虎比者
蓋不知多少也總戎方發近衛兵將包羅山谷搜剔
其窟穴而芟夷之期醜類盡絕乃止夫除惡安民亦

繡衣公之志也敢併以為賀予愧乎其言則應之曰
夫利五兵結網罟除山澤惡物為人害者自先王之
制已然况我皇明奄旬萬姓仁柔義濡期使覆載
遠邇無一民之不獲其生而僻茲蠻方醜類稔惡乃
爾則獨刃網繩之施其可後也不兩日而四虎殲期
畢舉而群惡盡是皆將吏能用總戎之令耳予逢掖
者無能為也何賀之敢當然予于是盖有感焉彼皮
毛之斑炳爪牙之銛利魚休乎山林搏噬民物以自
肥者人皆知其為暴而可殺如前所云者是也抑又
孰知于此有不皮毛不爪牙不山林號為靈物而剥

人之脂膏以自養者暴不下於彼而可惡也哉况彼之暴者蠢然强悍力有餘而志則否野夫小子有能高其垣籬謹其出入猶可避其患也此則以饕餮之資挾翕張之勢或柄一隅或統一軍或任一邑無間癘殘窘富悉被其朝吞夕噬之苦是又孰得避之哉且彼異類也為暴自其性然此則同類也而至於斯極予又不知此誠何心哉然彼之暴汝總成職也行見悉皆殄除而民物全安矣此則予職也 國家憲紀素以完具方圖所以少施其方畧以覃惠澤於遠邇將吏之賀可休矣衆乃相屬以目屏氣促武而去

猫說

余家苦鼠暴乞諸人得一猫形魁然大爪牙銛且利余私計鼠暴當不復慮矣以其未馴也繫維以伺候其馴焉群鼠聞其聲相與窺其形類有能者恐其噬已也屏不敢出穴者月餘日既而以其馴也遂解其維繫適覩出殼雞雛鳴啾啾焉遽起而捕之比家人逐得已下咽矣家人欲執而擊之余曰勿庸物之有能者必有病噬雛是其病也獨無捕鼠之能乎逐釋之矣已則怵怵泯泯飢哺飽嬉一無所為群鼠復潛視以為彼將匿形致已也猶屏伏不敢出既而鼠窺

之益熟覺其無他異遂厯穴相告曰彼無為也遂偕其類復出為暴如故余方恠其然復有雞雛過堂下者又亟往捕之而走追則嚙者過半矣余之家人執之至前數之曰天之生材不齊有能者必有病舍其病猶可用其能也今汝無捕鼠之能有噬雞之病真天下之棄材也執遂笞而放之

跋李氏族譜後

余觀吉水谷坪李氏家譜自唐西平忠武王晟第七子憲為江西節度使卒於官子游奉其喪葬宜春因家于宜春五世孫唐自宜春徙居吉水今谷坪李氏

皆唐之裔也逮今廿餘世矣而其高節懿行孝子忠臣竒童碩士顯宦偉績出於李氏之族者炳耀磊落前後相望今其雲孫茂復以明經登進士第官大理丞繼西平之往烈衍谷坪之後裔未見其極也不觀諸江河乎出岷崐行乎無垠入乎無門巨派支流浩博綿演愈遠而不息者以其源之洪也西平有大功於唐室殆岷崐其源乎不然何其子孫流派若是之盛也嘗觀世之君子遑恤其本而惟末之求譬之沼沚尋尺之水決而引之不終日而竭矣尚何望其綿延不絕愈遠而愈盛乎然則李氏有譜不惟其子若

孫知源之有自皆力於善而無怠於繼承世之君子
觀此亦足以矯然而知勸矣

韻語

丹青之巧摹寫物之形聖言之妙貫穿物之理因丹
青之形而求其本真因聖言之妙而求其所以是謂
象內求心非聖人安能至此

書絳守居園池記後

近得樊紹述絳守居園池記石本於今太守臨川王
公汝績記前後刻孫冲何亮序書多論樊記之失偶
記舊收元人文集中有是記句解檢得之則灤陽趙

仁舉辨疑附其後復深辨孫何之說非是余既未得
親考絳之遺跡與樊記合否但以趙說觀之恐今石
本中尚有舛誤賢太守更能參互考正并句解刻之
則千載奇文晦而復顯亦可備絳郡遺事之一端他
亦不足深辨云

書諸葛武侯出師表後

嘗謂義利二者不能並立古之君子能建大功立大
業垂大名於萬世者未嘗不重義而輕利也如諸葛
武侯自昭烈枉顧即以身許馳驅其所以勞心焦思
謨畫規圖者曷嘗頃刻而不以討賊興漢為義哉至

其為子孫衣食之計者不過成都之桑八百株薄田
十五頃而已外此則別無絲毫取於人而益其家也
其重義輕利如此故能噓炎光於已燼之日續漢統
於既絕之秋雖弗克遂其攘除姦克興復漢室還於
舊都之志而大義固已伸於天下宜其偉烈洪名垂
諸萬世而不泯也切恠後之君子建功立業者莫不
慨然以古人自期然其為義之公或有不勝其計利
之私故其正大光明之業有不及古人遠矣愚因讀
武侯出師表有感而書此于其後云

書貞節堂詩文後

監察御史濟南王允母氏太孺人劉自其年二十有
六已喪其偶時允方五歲其弟信方三歲孺人上無
翁姑之倚下無僮僕之資惟自力於紡績以給衣食
奉祭祀撫遺孤勤苦勞悴貧約困阨人所不堪而孺
人自勵其操愈堅鄉里遠邇咸以王節婦稱之允年
七歲孺人使讀孝經及頗通文義即遣入郡庠使從
良師友遊以廣其業允竟登進士第拜今官信亦克
成立以幹其家時孺人年已七十矣猶康健不衰值
國家舉推恩之典允父某贈監察御史劉封太孺人
有司復以孺人節行上于朝 詔所司旌表其門閭

由是孺人之節行積于家庭信于鄉里顯於國家實有命服之貴旌異之榮焉於乎天下古今之理豈有大於節義者哉節義者人道之大防也妻之於夫猶臣之於君不幸而遭變故婦多効節於其夫之死而靡貳其行臣當効節於其君之死而靡貳其操誠以婦道臣道所全者節義耳又豈可為飢寒禍患所迫貪生畏死自壞其節義哉故程子有言孀婦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自常情觀之孰肯以死而易生自節義觀之則廉耻根於天理民彝之固有廉耻喪則天理亡而彝道泯雖幸得苟且安利於一時曾與

禽獸無以異以是知程子之言非真知節義之重於死者不能識也婦道如此則臣道可知矣孺人當其盛年喪偶之時固以死自誓蓋不以凍餓殞亡易其心卒能守節四十餘年潔白堅貞之行無纖毫之疵隙夷考從古以來人臣號為讀書知禮義至臨大節而易其守者不如孺人多矣况彼失節之婦接迹皆是曾何足以彷彿孺人之萬一哉然則孺人所以因其子貴者實由其以節顯固宜垂榮名於竹帛與天地而同久矣允嘗作堂以奉孺人士大夫往往作為詩文以發揚其事雄章雅製聯為巨帙允間持其帙

求予言遂書此於其後云

書文丞相遺翰後

御史張君諫持宋文丞相遺翰來俾予題其後予觀之蓋文山與宜春趙宰手帖也張君重之惟甚竊惟古之遺墨所以見重於後世者不以其人之賢乎當宋室垂亡之秋其守帥憑堅城握強兵望風送款投戈屈膝者相望也而文山以狀元宰相奮孤忠以報國誓將迓濛汜之日於中天提疲卒當勅敵雖流離顛沛困苦艱危脫身死亡之餘而憤憤興復之志猶庶幾於萬一及赤手起兵雖苦戰不支以歸而長揖

元之君相不拜蓋此身可蓋可粉而志不可以威武屈卒之從容就死以成仁其大節炳耀軒轟宇宙間凜凜乎立萬世君臣之大義回視棄滅天常之降臣叛將曾犬豕之不如則其忠賢冠絕千古豈人之所能及哉宜其遺墨僅一幅而為人所悚敬珍藏垂二百年而新猶一日也嗚呼重其遺墨者本慕其人也張君重此帖固知所慕矣使世之君子得此帖而觀之得不慨然知所重而慕之哉

書劉忠愍公遺翰後

劉忠愍公與予為辛丑進士正統四年予僉憲山東

至京師公時為講官留飲具論邊事將有後來之患
又二年為正統六年召為大理少卿又二年為正統
八年公上疏言十事其一即前四年所論邊事疏有
詆訐權臣語遂為所仇擠以死又六年為正統十四
年公所言邊事大驗今 聖天子乃別白邪正誅滅
權奸追贈公翰林學士加今謚遣官祭以少牢所以
褒恤禮儀光榮隆厚而公之名一日震耀天下嗚呼
自古以來士鮮全節如公者天地間蓋不多見其明
有以燭事幾於未然其忠欲以救事勢於將然其直
氣正言至於忤權奸死而不悔是蓋天與之以全節
足以為人臣之大防立萬世之人紀矣類若予輩之
庸碌不足為重輕者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又三年為
景泰三年冬得公與張御史手書觀之追想平生三
復慨歎書此以志於其後云

書嘉瓜集後

太祖高皇帝臨御之五年旬容民張觀獻其園所產
二實同蒂嘉瓜于 朝既賚之錢遣歸禮官因進言
嘉瓜乃 聖德和同國家協慶之瑞詞臣亦獻頌以
美焉 聖祖乃製讚以示不居其瑞之意復諭臣下
曰縱朕有德天必不示以一物之祥且草木之祥生

於其土亦惟其土之人應之於朕何預若盡天地間
時和歲豐乃王者之禎也夫禮官詞臣以嘉瓜為瑞
者如彼 聖祖則推而弗居以時和歲豐為禎者如
此蓋自漢唐宋以來雖英賢之君鮮不為祥瑞之所
媚惑惟我 聖祖取時和歲豐為禎不以草木一物
為瑞誠足以超越千古垂法萬世矣雖然當斯之時
陰陽順序年穀屢登所謂王者之禎既昭見於太和
之世而此嘉瓜者寔亦和氣所鍾 聖祖雖不有其
瑞而 國家聖子神孫宗支蕃衍繼繼承承億萬斯
年豈非嘉瓜為兆之一端歟而觀之宗族七八十年

以來亦漸繁盛今其孫諫由進士為御史籍甚有聲
聖祖所諭草木之祥生於其土亦惟其土之人應之
者又足徵也是則 國家厚德深仁培植基本導致
休祥固所以饗世於無窮而御史君益當上體
聖祖之大訓下念大父之肇祥奉其親長率其子孫
敦行仁義忠孝之道於不怠庶有以衍厥祥於悠久
不然所資者多而所積者有限譬之泉焉不數浚其
源而流將竭祥其可恃乎哉御史君既摘五倫書所
載嘉瓜事實益以家乘所傳彙而為集名士大夫皆
有作間亦求予言遂書此於其後云

題漢武帝迎申公圖

余觀漢武帝迎申公圖喟曰茲事不見於世久矣當時武帝能以玉帛安車禮聘賢者如此庶幾三代招賢之盛典然申公既至有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之對不合雖以為大中大夫尋竟罷歸惜乎武帝有招賢之名無用賢之實也武帝既然抑不知申公所謂力行者何事邪竊意人君力行莫大於誠意正心脩身以行王道於天下使申公之言果出於此而武帝允迪之則漢之治何三代之不如哉然以汲黯內多欲而外施仁義之言觀之彼既以多欲內蠱其

心固無望其能力行所言以致治也漢千載之後有如程朱之真儒所以告其君者皆誠意正心脩身以行王道之言當時皆莫之用則不能力行以為治者又不特武帝為然也因是以知三代而下所以治不復古者其原皆出於此三撫斯圖書此以識其後

題騎都尉孔勗誥後

右誥一道今給事孔公恂上世祖孔公勗仕宋真宗時特恩所授也最為宣聖之嗣其家世之慶善顯榮綿歷古今儒者言之備矣余皆置不贅論獨念自宋以來數百年間數罹變故雖天下之巨藏重寶大有

勢力者或弗能保為已有惟此誥僅一幅而其子孫
乃能世謹收藏宛然如舊豈亦有數存於間邪抑孔
氏之子孫所重者異於彼耶然則觀者於此可以矯
然而知所警矣

書河南叅政陳公詩後

永樂初年先君子復任滎陽縣教諭時余年方十五
河南叅政陳宗問浙江寧波府郵縣人以進士任工
部主事陞前職其為人學有守尤好激勵後進因
行屬至滎陽索余詩藁觀遂贈余一律且序之曰觀
其所作才充而氣廣不數年間將見問學淹通聲名
洋溢祿位不卑非余儕備員苟祿者之可比矣其詩
有知爾晚來成大器頗脩德業贊雍熙之句時陳公
年逾六十鬢髮皓然而乃獎進余之稚昧復深自謙
抑如此可見前輩忠厚之至俯仰今昔垂六十年顧
余老而無聞不能副所期望祇增愧耳然公之厚意
則不可忘遂書其事於詩後云

魏純傳

魏純字希文山東高密人也其先世多仕者至其父
為官江南希文就學於江南初治易後明春秋詩書
大義亦皆知之其父為績溪令時希文客金陵一時

達官貴人聞希文名屏勢就見請交因合幣羅致館中俾訓其子弟未幾人有所指摘語及希文謫戍邊衛寓薊州玉田縣先君子永樂七年教訓其邑希文復誨諸將官子於學宮傍瑄因得納交為心友自是往返凡十年議論連日夜不舍瑄之踈劣賴希文規輔之益為多先君子官滿去希文徒步送數十里執手為別別三年嘗一得書自是信音不相聞者又三年其後先君子丁大父母憂起復至北京時希文亦以薦至吏部因同膺薦者有所不合復退於初又二年為宣德元年侍從有薦希文學行者復召至京師

集試吏部文既合格將上其名于朝以官之而希文竟暴卒於旅次是年某月某日也明年春瑄在河南始聞其訃先是瑄有詩懷希文考希文亡日與瑄作詩時皆在宣德元年冬豈非交情之密默有感觸於中而不能自已於言乎嗚呼瑄嘗觀古人論富貴貧賤必皆曰有命瑄少猶未之信年來經涉既久數數考之於已驗之於人然後有以見夫富貴貧賤蓋皆有決然不易之命而非人之私智所能去取也以吾希文觀之其賦質粹而明其為學正而純其立心必欲一毫無愧於屋漏其制行必欲一事不悖於天

理是則以德言之希文之賢固當見用於時也處戎
伍僅三十年超然自得不為顯者焜耀而有自沮之
色其貧至於床無完衾身無完褐耕獲薪芻之事靡
不備嘗而操行堅如金石畧不少變其所處蓋有古
人所難者而希文優處之以時言之希文困極宜通
當不至於終困也至其忠信之行積於中徵於外武
夫小子皆信其為善人而起尊敬之心縉紳大夫皆
知其為君子而感欲其得位於時是則以人事言之
希文名實孚於遠邇亦當顯於世也三者皆無絲髮
可疑而乃卒至於窮死不得一試其有則所謂決然

不易之命豈不信哉瑄又竊有疑焉夫所謂命者果
何自而然哉蓋出於天也天必貴有德福仁人希文
乃不克蒙其貴與福則所謂天者竟何如哉豈貴德
福善者其常而貴福差爽者不得其常乎果天道自
然而然初無心於其間乎抑人之生也適丁其氣之
清濁厚薄不齊而非天之所能為乎是皆不可知也
或者又謂天於善人不有以福其躬必有以昌其後
是又未可必也雖然古之所謂善人君子者顧自處
何如耳固未嘗以命之厚薄為輕重也昔固有貴為
卿相富累千金生無益而死無聞者命則厚矣其於

道果何如哉以希文之賢雖卒至於窮死其德行名譽孚於人人其自處者既已無愧於道矣命之厚薄奚足道哉奚足道哉瑄與希文交最久情最密始以希文之不遇質之命而自疑終以希文之無愧揆之道以自解又恐希文之潛德懿行久而或泯於世也遂作傳以志於私篋以傳之悠久且俾世之君子當力於為善而無疑於命云

蕭都御史傳

蕭氏諱中字存中世居江西之龍泉其里曰南園世稱南園蕭氏存中曾大父諱暉甫大父諱福可父諱

民遠凡三世俱以德善承繼一迹遠引弗耀于時存中賦質剛敏篤志問學大能繼述三父志以增累其德善在鄉里直言正色是是非非無少假借雖為鄉人之善者敬服歸向卒不悅於群小以是醜正健訟之徒妄相與鑿空造言意欲構陷存中獨先識其幾微謂其家曰辟言于行不食古亦有之吾不可不行其戒遂挈家避居外邑者將十五年後知鄉里訟風稍息乃還舊居所謂南園者其鄉里善人老者喜其歸少者仰其德俗遂變為仁里爭訟殆絕存中乃益治其舊田園課僮僕動力其中不數年生意益饒於

前時大有所積則斥其餘以周困窶不責所負丁亥
歲臨袁傍郡執役之人伐木歸自湖湘者既飲食不
時疲於道路加以隆暑鬱蒸病者死者扶踣相望居
人皆以為疫癘染人閉戶無敢出視存中獨曰是有
命疫癘安能染人乃大出湯藥分遣所親多方救濟
後夫賴以全活者甚衆存中既讀書知義尤篤於宗
族無間疎戚遠近有女孤無依者為具粧奩擇所歸
使無過時男長不能娶者資給以聘禮使無失配其
於家法閨庭內外秩如雍如嚴而有恩訓其子孫一
以道義不及於利其子啓者既得存中家傳之學登

宣德丁未進士第歷官監察御史山東按察僉事陞
僉都御史奉 勅兩鎮河間府居庸關其所職皆風
紀戎政大事存中數戒以書俾處心以公仁持已以
廉慎行事以古人偉節豐功自期待勿為區區小利
汨迷身心撓損名節啓能恪守其戒所至守不可奪
事無不立人無不悅卓然為時之名臣存中胎教厥
子者可謂正且大矣啓鎮守居庸時存中棄世邊務
方殷 朝廷勉留啓瀝誠懇乞終制至于再三
詔乃許奔喪奪情起復及至又領 勅巡撫山右久
之謝病歸將奉存中之祀于家啓之既忠且孝則存

文集卷十一
十九
中教及厥子者又可謂善且美矣啓為監察御史推
恩封存中如其官啓既陞都憲又推恩誥贈存中
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云

蕭叙仁字說

禮曰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釋者曰古者童子雖
貴名之而已冠而後賓字之以成人之道敬其子也
都憲蕭公子榮冠禮請學士劉公為賓因字之曰敘
仁劉公復序其字取孟子仁則榮不仁則辱故因其
名而字之曰敘仁蓋欲其勉於為仁而行之有序也
夫道之至大者莫大於仁孔門弟子自顏子以下皆

未嘗以仁許之誠以仁為萬善之長偏言則一事專
言則包義禮智三者故孔子教人惟以求仁為言蓋
盡仁則四者之性無不盡矣至其為仁之要則其告
顏子以非禮勿視聽言動者是也是則仁道雖大有
非後學所敢易言然人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初不以
聖愚而有異聖人之所以為教學者之所以為學莫
不本於是焉故雖初學之士凡志於道者必當從事
於斯也今學士公既以敘仁字榮矣敘仁其可不深
思仁道之至大而未易言者以用力於求之之要哉
且施仁之序雖自親以及疎自近以至遠而其本則

在乎求諸心而已使心有不仁則以何者施於遠近親疎之間哉求諸心者無他即非禮勿視聽言動是也敘仁必當念茲在茲無終食造次顛沛之違勉之又勉用力之久庶幾克去人欲復全天理而本心無一毫之不仁則施仁之敘無往而不達有安榮之効無危辱之事禮所謂冠而字之成人之道者將於是乎在不惟無負於學士公字之之意亦無忝於都憲公矣若徒尚乎敘仁之名而無為仁之實殆見身心之間尚且迷繆乖紊之無序尚何以施諸親疎遠近而得夫安榮之効哉敘仁其勉之敘仁其戒之

試諸生策一道

問天地之間理氣而已河圖五十有五之數一六水居北二七火居南三八木居東四九金居西五十土居中奇偶之數固八卦之所由畫也然此皆以氣言而不及於理何歟洛書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數第而為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之疇固兼以理氣言矣先儒謂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疇相為表裏然一以氣言一兼以理言果何以有經緯表裏歟厥後周子作太極圖其曰無極而太極者純以理言也自陰陽五行男女化生萬

文集卷十一
物則兼以氣言而理為之主也然周子非有河圖洛
書之可據而太極圖之作果有合於羲畫禹疇之旨
歟諸子於易書周子之學必嘗講之試為我陳其說

敬軒薛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敬軒薛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門人關西張鼎校正編輯
鄉後學沁水張銓重校梓

書

答陳文原先生書

廣文陳先生足下前在覃懷令嗣洎孫高二生至蒙
手書示慰以先人即世致祭且賻憫恤憂愛之情溢
于言表且以徐孺子郭林宗之事為喻展讀再三歎
歎流涕于以見賢人君子篤於始終而為此超絕之
義獎譽之詞也感德其可勝言雖然孺子南州高士

林宗漢之賢者孺子生芻之喻林宗固足以當之矣
若孤子之無狀不仁不孝獲罪神明降茲酷罰而又
故鄉千里未即歸葬羈居南北禮節多廢賢士大夫
不即擯斥而棄絕之幸矣尚何古人之敢望哉孤子
固不足言而足下之義殆無愧於孺子焉蓋自後世
風靡俗失至有門生故吏於其師長之喪尚不加戚
於心況於交游之泛泛者乎足下與先人非有門生
故吏師長之義特以滎陽一邂逅間即傾懷相與逮
茲見背乃不遠數百里遣子若生緘詞致哀既祭且
賻其於孺子之義又豈遠哉是不惟先人及孤子存

沒感德而所謂門生故吏薄於所終者聞足下之風
亦可愧矣承書即當裁答因來河南收拾行李遂爾
稽謾今遣舍弟專往拜禮臨紙不勝哽塞馳戀之至
伏惟諒察

論取友為學答周秉忠書

秉忠司訓足下前枉書并詩三章即宜奉答涉春入
夏小有私冗遂爾一向稽怠及今重取書詩讀之往
復究翫乃有以見足下善於交道甚有似於古人也
又有以知是下力於進脩蓋有出於後人也嘗觀古
人之取友必擇其可者相與游處出入往來誨喻悛

惘然一歸之於義而所以交贊更脩浸灌滋助為益甚大故其德業成就光明俊偉感有以立於當時而聞諸後世孔子所謂友以輔仁易所謂君子以朋友講習者此也後之人則不然於閱博誠直之良友則忌其賢踈而不親而獨取夫側僻固陋圓和軟熟與已不齟齬者為契合群居旅遊撞杻嬉戲道說鄙俚常事不講不學不規不告靡靡然牽率淪胥為愚下之歸此古之交者所以日益而後之交者所以日損也足下以明敏之識自始與僕相見及後往來過從每語必及於學學必以古道相期勉今詩中復有多

君啓迪之語顧僕何足以當此但足下博於納善過見收采是以云云見及耳僕因謂天下交道甚有似於古人者此其一端也又如為學一事本其分內自少至老盡無止期雖大聖如孔子猶忘食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後之君子其不逮聖人亦已遠矣然方其未得所欲時莫不汲汲然務速以求之曰我善於為學無一事得所欲矣即盡棄其向之所為若無絲毫關諸心者人或問之則曰我非不好學也其如公私多事何僕謂為此言者蓋其立心之初本不為已不過勉強涉獵以求濟其欲耳既得所欲則學於我何有

宜其托此以自詭也。不然使其真有好學之心，不以窮達而易其志，則酬應公私之餘，有一時之暇，即一時可學也。有一日之暇，即一日可學也。以至一月一歲，無不皆然。子夏所謂學優則仕，仕優則學，正如此耳。又何公私多事之足妨哉？既不能然，則少之所備者皆不足以為壯之所資。此聖益聖，愚亦愚，而道德事業益相遼絕而不相及也。足下年富氣銳，雖當群弟子請業問難之煩，府衛文武交游之盛，冠蓋往來將迎之勤，一不以是自撓而稍得休暇，即執卷吟誦，細思乎義理之微，而沉潛乎聖賢之奧，慎察乎言行

之間，而震發乎六藝之音，故見於詩文者，渾朴古老，駸駸乎漸有作者步驟。比向所見者，萬萬有加。僕以是謂足下進脩有出於後人者，不其信乎？夫以明敏之識，見而知取，友之益以富強之年力，而篤進脩之功，誠持此道而不變焉，則他日所至，又豈淺末者可得而量哉？僕忝科名以來，奔走東西，少得親賢之益，舊學荒失，百不一存。追顧前言，良可增愧。獨於汨汨中，忽見有如足下者，能穎然進於此，因是有所感發，而輒復陳其固陋。然已不勉而勉，人又君子之所不與。冀足下畧其下體而孰之，復之固之，密之以需所

就而果有以見古人之可及而不但出於後人也瑄
悚息再拜

與揚秀才書

揚生進道秀才足下先君子未官河內時先曾與生
相識于時生固有相親之心矣其後先君子官河內
生遂朝夕相親而心愈篤及先君子沒世舊有別業
在滎陽因往治裝生遂徒步相從時秋雨積潦大河
北壩尤甚生泥行三十里水行十餘里跋涉良苦而
畧無愠色其冬瑄扶先人柩西歸生送至孟津西山
下流涕為別大事訖瑄來滎陽省老母生復自河內

來留月餘既去而往來書問不絕瑄惟人之所急惟
利與勢而已生於瑄非有二者可趨而乃殷勤稠密
相從不厭如此非篤於為義而好衆人之不好者能
爾邪行念方將上京師愧無以為意因畧陳其固陋
以為生勗瑄七八歲時侍先君子左右聞其稱古之
人某為大儒今之人某為偉士因竊自私記於心曰
彼亦人耳人而學人蓋無不可及之理也其時瑄雖
有志於是顧方屬對偶習聲詩而尚未知所以為學
也又六七年先君子見可教遂授以四書及他聖賢
書曰此為學之要也汝其勉之瑄拜受所教遂發奮

篤專於誦習書不足則繼之以夜夜坐倦則置書枕側而卧閱之或有達旦未已者至於行立出入起居飲食不諷諸口則思諸心雖人事膠擾未嘗一日而易其為學之志也如是者積十餘年然後若有以察夫聖賢千言萬語之理無不散見於天地萬物之中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統會於此心微密之地自是以來澄治源本而恒懼夫邪慮以淆之篤專脩習而不敢以他好奪之積之既久間因以其中之欲發者發而為文辭則但覺來之之甚易若或有物以出之於內而迫之於外也其後以先君子命從試於有司

一往即得之仰希大儒偉士雖不敢及然韓子所謂在進士中粗為知讀經書者竊以為近似焉今退居又六七年矣中間遭值大故哀痛悲傷之餘尚懼頑愚荒怠以負先君子之大訓因時取向所授書而溫繹之但覺意味之愈切理趣之愈深蓋有得於心而不能形諸言者矣此瑄之所以自少及長凡勤苦僅得而猶不敢自己者此也今觀生之於瑄求之可謂勤矣然徐察生之志則所慕者科名之未得所急者文詞之不足是以求之愈勞而得之愈難也瑄以謂不若且置此汲汲欲得之心取四書與凡聖賢書若

瑄十六七以後時又加力焉則他日蓄積之深無所
不有以其餘施之於辭則析理精切而不差措諸事
則典實而可行于以應有司之所求可一舉足得之
矣又何科名文辭之足患哉此乃不求之求實為學
之要法也不然涉獵記誦愈勞愈難從使得之亦何
益于人已哉鄙見如此惟深加思勉毋以斯言為迂
而虛用其勤幸甚

荅湖廣左布政使李琦書

瑄書復左轄相公閣下今年春吳戶部公至承三月
十六日手書示問并寄字帖藥方一一祇領訖伏惟

閣下以魁竒之資宏博之學超邁之識加以踐歷清
要久更事任敦裕老成之名允孚衆聽乃者暫輟班
行旬宣江漢上為國家之所倚重下為列郡之所具
瞻英聲峻節颯颯乎實在荆山之南矣瑄以章句之
儒濫側風紀自祇命湖南歲月云邁治效蔑聞仰瞻
高義益增愧赧所恃者不欺暗室一事期不負素願
與所學耳以閣下于今為先輩成德故敢輒一道其
志茲因戶部公歸便率此奉復并致謝忱更冀若時
保攝為國自重不宣瑄再拜

荅侍御王子沂書

瑄頓首復書侍御子沂足下專人至得八月初一日
手書備知體中不佳第以遠道不得即造奉問為愧
承喻訪醫一節沅州衛有一老醫頗練方書拯療頗
有效者已令收拾藥劑與同來人起程前去到日伏
望高明指示商度用藥勿責近功徐圖其效為妙僕
又念韓公有曰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又願養之要
節喜怒最急蓋心體虛則內有主而外邪自不能入
喜怒節則氣和平而內疾自不能生伏惟足下老成
明理之士此皆了然胸中而行之熟者固不待僕之
煩言但區區懇愛則頓更加意焉凡百語默動作起

居飲食皆當寬坦其心調節其氣勿使思慮喜怒與
疾氣交戰並爭則小小之恙可不藥而減矣不然藥
劑雖良氣稍失和則凝冰焦火恐未易收效也特在
眷私故敢冒罄其狂言惟加察納幸甚瑄再拜

與王給事惟善書

瑄頓首給事閣下去秋歸時承顧送腆賻感德殊深
即日伏惟起居佳勝雖在哀中豈勝馳仰瑄亡母柩
尚在淺土以新窆未可即動移又叔父先來存視亦
歿於是兩喪未舉皆人子之大事疇昔忠厚之誨敢
不服膺前喻作尊府君處士哀辭謹具錄別紙附寄

但愧蕪淺不能有所發揮耳照察不宣

與羅劉張李陳謝侍御

頓首寅契列位侍御閣下瑄以菲才濫厠寅末蒙誨蒙愛極深極厚非筆舌所能騰喻及遭先母亡又承高文哀挽此又剡心不能忘者亡母柩尚在淺土歸葬在開歲秋冬間人便率此奉字以代忱報不宣

與太守李太亨書

太亨足下承以知己之薦受 聖天子明命領東南大郡又降璽書褒諭使之乘傳之官千載一遇良在於斯凡百有志熟不興起足下以卓越之資超絕之

識清白之行而蘊蓄其奇老其才者將三十年一旦復見用於世將攄發其所所有見於政事之間赫赫之聲行復播於朝右矣蓋天將大用其人必先拂鬱空乏其心體雖七十猶未至耄老足下困乏久而通年雖高而視聽筋力未衰晚景功名政恐尚有進於千里之寄者惟遲之幸甚瑄與足下忘年之契白首之交義當出祖以道其行第臺中多事薄晚方歸故專令小子溥奉簡以代敘別到官政暇時惠清教尤幸心照不宣

再與李太亨書

瑄奉書老友太守先生足下自京師一別又十五年
矣江南冀北相望邈然向風引領豈勝悵快僕昔在
田里時遠辱手書見示并勞和僕所寄詩展讀再四
益深悚企中間乏使人因循未及奉書通問為罪為
罪僕自罷歸日與老農夫為伍耕田藝麻築室種樹
分將沒藍草野已絕望於功名富貴矣不意去年九
月初五日驛使到門催迫上路十月初七日又蒙
恩命擢官大理供職以來無毫髮報答抑衰邁老醜
強顏班行有愧古人出處之義多矣方將上章懇返
初服曾未遂所圖復有川蜀滇南督餽之行於今年

二月初九日奔馳上道北山勒移能無厚顏緬想足
下輕舟短棹萬中藜杖徜徉湖山之樂益使人馳望
耿耿不能為懷前教令作所著書序文尚未草創候
南還之日尚當勉圖奉寄僕自前歸鄉里喪第四子
子婦三人孫二人是皆命也柰何柰何有律詩四首
用舊韻皆二年前所作錄別紙奉上僕又近苦臂痛
眼花縷縷私情所欲言者甚衆非紙筆所能盡尚乞
心炤不宣

復李太守書

復書太守太亨足下今年正月得去年二月手書既

承眷譽之過兼以官守見喻幸甚其中有宜復者不可但已切觀君子於名位大小閑劇皆不在已惟隨其所居為所當為處之以義而不拂乎時之宜斯古所謂不器者然也若曰某職吾能安之某職吾不屑為焉則是不能隨所遇而裁之以義顧拘於有用之器矣伏惟足下以年德之高處此劇郡猥日從事於文書訴訟逢迎候伺間似非長者所宜然揚州為東南之大府願指之吏自州長令丞以下莫不承望其風裁所部比屋百千萬之民又皆守率其教條大夫官至郡守其任亦重矣哉足下尚爾云云者豈其

中真有不自得者邪抑姑設此謙虛之言以自誑也若果有不自得尤望足下弘古人之高義因其位而為所當為不以外之欣戚小小者動其心則不器之君子非古人之所得專而在足下矣足下其然之否乎比有江淮往來者似聞足下有落落難合之意此無足恠古之人或然足下其益磨去圭角委曲接之以義於所不知者默焉勿與之尚口勝待小人尤嚴於自治則於事之大小似無難處者矣足下又然之否乎恃在白首交游故敢披露盡言如此若鄙見有未是閣下其復之去年九月在泰安州燈下忽念缺

然久不奉問似有望於足下者遂成律詩一首及今得書乃知足下眷愛不忘我久矣因錄前詩附寄以見區區以小人之心為君子期也更冀照察不宣

復李原德書

瑄復書李公閣下辱書累數百言大意以道學顯晦見推為念詞志高遠迥出恒人所見竊惟此道出於天而賦於人全盡於聖賢凡六經四書以及周程張朱之說無非明此而已號稱儒士而讀聖賢之書者曷嘗不欲明是道體是道行是道推是道於人哉若讀其書而舍其道乃先儒買櫃還珠之喻非真讀書

者也瑄自少時嘗有志於此非敢自謂能與是道也但覺心之所存言之所發身之所履小有違理即一日若不能安其身此蓋出於道之不能自己者豈敢借擬古人而以道學自居哉閣下過與乃尔云云徒使瑄撫已增愧耳若以是聲號於人必且見恠見鄙不斥之以為狂即笑之以為迂矣深願閣下不以云云者布於人也往年河汾之會漫語及此亦六經孔曾思孟周程張朱之書世儒之所共讀共談者耳非瑄之所獨見也閣下遽爾云云豈以瑄誠渭於是哉而今而後更願閣下以衆人視瑄或欲往來講切是

道但當熟讀凡聖賢之書一字一義灼見下落而體之心體之身繼之以勿怠則推之人者不外是而所學皆為實理雖不言道而道即在是矣顧瑄有志於是而未能也閣下其察之人行匆匆奉荅言不能盡意閣下其復之瑄再拜

荅司封趙主事子聰書

瑄復書子聰年契足下去年秋官張公來承手書惠問展讀再四辭義懇款厚德其曷敢忘但稱道云云則非瑄之所敢當第因每年巡歷所部稽於奉荅愧歎尤深伏惟足下累世以來詩書是襲德善是崇繼

忠繼孝進而登顯仕獲重譽者代不乏人至足下又以學行之美誕繼家聲凡在交遊孰不歆仰况瑄與令先兄侍御為同年進士與足下為同年舉人兼兩同年之好是宜企慕之私又非他比但愧瑄年來學不加進德不加脩有負先侍御以洎足下素所知耳足下或以為尚可規教時及誨言尤幸餘非所敢望秋官公還率此奉復照察不宣

戒子書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倫理而已何謂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序是也何謂理即父子有

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理是也於倫理明而且盡始得稱為人之名苟倫理一失雖具人之形其實與禽獸何異哉蓋禽獸所知者不過渴飲飢食雌雄牝牡之欲而已其於倫理則蠢然無知也故其於飲食雌雄牝牡之欲既足則飛鳴躑躅群遊旅宿一無所為若人但知飲食男女之欲而不能盡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理即煖衣飽食終日嬉戲遊蕩與禽獸無別矣聖賢憂人之陷於禽獸也如此其得位者則脩道立教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其不得位者則著書垂訓亦

欲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是則聖賢窮達雖異而君師萬世之心則一而已汝曹既得天地之理氣凝合父祖之一氣流傳生而為人矣其可不思所以盡其人道乎欲盡人道必當於聖賢脩道之教垂世之典若小學若四書若六經之類誦讀之講貫之思索之體認之反求諸日用人倫之間聖賢所謂父子當親吾則於父子求所以盡其親聖賢所謂君臣當義吾則於君臣求所以盡其義聖賢所謂夫婦有別吾則於夫婦思所以有其別聖賢所謂長幼有序吾則於長幼思所以有其序聖賢所謂朋友有信吾則

於朋友思所以有其信於此五者無一而不致其精
微曲折之詳則日用身心自不外乎倫理庶幾稱其
人之名得免流於禽獸之域矣其或飽煖終日無所
用心縱其耳目口鼻之欲肆其四體百骸之安耽嗜
於非禮之聲色臭味淪溺於非禮之私欲宴安身雖
有人之形行實禽獸之行仰貽天地凝形賦理之羞
俯為父母流傳一氣之玷將何以自立於世哉汝曹
其勉之敬之竭其心力以全倫理乃吾之至望也

谷李賢司封書

瑄奉書司封李先生足下自河汾之會即相知不相

忘者十餘年矣非以志同氣合而然邪及瑄來山東
又承手書切磨斯道益荷知己之不忘也前年至京
師極欲面悉凡紙筆所不盡者未幾又歸山東回想
風度豈勝悵快去年春左方伯王公來又承書見示
首論居敬窮理之功次喻所得之大終及省察之要
義利之分而謙謙又若不敢與於斯者益見足下所
志者皆古人之志所求者皆古人之道與汲汲於尋
常之所爭者相去百千等矣第書旨宏博未易了悉
謹取其中三四條奉谷于右伏惟擇焉是道之大原
於天具于人心散於萬事萬物非格物致知則不能

明其理故大學之教以是二者居八條目之首然大段此心非虛明寧靜則昏昧放逸又無以為格物致知之本程夫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正欲居敬窮理交互用力以進於道也足下論為學之道首及於此誠得程夫子教人之要旨矣又能尋此而進焉他日所至其可量乎足下又謂忠孝大節固不敢虧聖賢細膩工夫決不能到乃足下自謙之辭耳朱夫子有言愈細密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是則大節固所當盡而細膩工夫或者亦不可不勉也足下省察工夫至此已極為親切更加以精辯持守

之力必能為己而不為人也為義而不為利也伏惟足下氣清而才敏識高而志篤切切焉恒以是道是知是行是相講磨為務所謂汲汲於尋常之所爭無以干其中譬之入海者既識江河之正道又得舟楫之利器循焉而不已其至也不難矣孟子所謂豪傑之才朱子所謂百世之下神會而心得者百千年間豈無其人乎非瑄所敢知也瑄愚僻無他才能獨於為學一事實非他好所能尚但乏明師友以正其是非以此不敢果於自定耳年來忽得高明如足下者數見教示誠孤陋中之一幸也繼自今往尤有望於

足下矣近者右方伯王公云得足下書且附問瑄以
為人少知者瑄以謂學求分內事耳知不知何與於
已哉但足下見愛之過云然耳往年舟中有懷足下
律詩三十韻近日所述敬吟一首具錄別紙并謝奉
荅之稽慢伏冀照察不宣

與李匡都御史書

瑄奉書都憲李公行幕成都一別又數月矣慕仰之
私與時俱切即日伏惟駐節山間部分諸將必有奇
策以羈叛蠻之首溪峒行且落然無警矣鄙意猶以
為蠢茲醜類與其振威武以服其外不若布誠信以

結其心高明以為何如勉而行之大功可立况此小
寇烏足置齒頰哉瑄自永寧至瀘州感暑瘡寒熱大
作數日幾不可支今雖稍愈正氣尚未完復猶恃粥
以保養耳餽運一事猥承公牒悚息尤深但邊衛武
夫不諒鄙意致此有煩言耳茲敢輒用公牒干瀆左
右想發封為一笑也凡百瑄所不及更冀見教為幸
子路人告之以過則喜瑄雖不敏常奉教於君子矣
率此奉狀伏惟照亮不宣

荅李都御史書

瑄書復都憲李公足下專人至持手書見示首敘向

日鄙作之贈追念蕪陋之辭祇增愧耳奚足以言詩
文哉且承喻招徠叛亂戎獠次第款服虜去人口大
半放還尤可見足下能布朝廷之恩信不煩一戰不
勞一兵從容指麾使一方反側異類感德革面唯唯
來歸自非足下平日忠信鬱於中而發於外安能致
彼孚化之若是乎瑄近日遣小吏奉書往中間亦謾
陳振威武以服其外不若布誠信以結其心觀足下
此舉蓋先得我心之同然矣君子行事適機宜尤使
人敬慕之無已也昔趙充國討叛羗緩於攻戰但撫
其渠魁而坐使其黨類解散湟中既安振旅而還朱

子大書於綱目以美其績以此見安邊境治蠻夷蓋
以懷柔為先不以攻戰為貴也足下此行深得安邊
之計垂聲竹帛又豈多讓於古人邪瑄近日賤體失
養感瘡疾連發數日方已足下專遣人垂問感德其
又可忘足下師還有期會晤非遠縷縷餘情尚容面
布人還先此奉復尚冀照察不宣

與李都御史書

近日江安驛丞持梨果自山中來又承垂問感德愈
深恭審足下體中亦小不佳想行即平豫大抵山中
林嵐翳鬱無所發泄其氣最能中人日來殘暑蒸熱

亦能為癘足下體中不佳豈以是二者邪不然或積
勞軍旅之事所致也瑄少多與名醫往來頗諳醫道
夫抵感冒之疾三日之前只宜用辛涼之藥發散三
日之後宜和解有內證可下則下之切不可用乾姜
附子諸性熱之藥若服熱藥則病勢必增蓋感冒始
終只是熱疾也俗醫不知此理謂在表為陽為熱在
裏為陰為寒失之遠矣外此即是雜病有方可療亦
宜慎擇其藥性之良者用之以足下之高明必了然
於此固不待瑄之瀆言然私意亦欲少致懇耳又朱
子與黃子耕書曰凡病中一切事放下專以存心養

氣為務跏趺靜坐目視鼻端注心臍腹之下久自溫
暖即漸見功效矣此亦調攝之一端也瑄疾雖平復
尚未任勞相去數程未得趨問為愧良多茲遣專人
以代申問之敬尚冀為國自重不具

答閩禹錫書

瑄再拜書復廣文先生禹錫足下自來金陵未及一
年三辱手書示問重敘河汾之會以及瑄之出處藹
然忠厚之意溢於言辭為荷不淺但前後所推許者
皆不敢當瑄本世俗之學中年稍知理趣而卒有所
未得亦僅置於心而不忘耳承喻所學之正進脩之

篤敬羨敬羨第別紙所錄釋毀賦多用騷意竊惟古
人為己之學於人之知不知與夫毀譽之言皆不足
以動心若此賦之詞似有激發不平之意得不為此
心虛明之累乎所望一切除去此意日求吾所未至
使反身誠而樂莫大則彼毀譽之言烏足以動吾心
哉第二書又謂學徒告以微妙茫然若夏虫之疑水
是誠然也夫以子貢之高識猶僅克悟性天道於晚
年况他乎哉程子終身不以太極圖示人者正謂是
耳故教人之法最宜謹其先後深淺之序若不量所
至驟語以高妙不止不能入彼將輕此理為不足信

矣其他書辭不能盡答惟所學之正進脩之篤他日
所就殆未可量固非老拙日退者之可望也所求文
獻通考叢藁二書叢藁所未見通考家故有之博而
不約殆非理學之所急良輔亦有二書見寄尚未奉
答茲因鄉人薛生之便率此奉復尚冀心照不宣

答曹安司訓書

書復廣文曹司訓近得書歷敘游宦鄆陵見慕之切
且極稱道區區行已出處之義以愚老豈敢當其萬
一且區區素與廣文未識面特以鄆陵前後風聲相
接之故遂荷此厚愛足見廣文好善之心無間於踈

數也所要作殷少師比干集序又見廣文景仰忠賢之心然區區思之至再以稱許少師之仁已見於先聖孔子之言後人雖欲重累其辭諒無以出其一言之外者以是果於不敢作非有吝也以厚意不可虛特具小簡以復惟廣文裁察妙甚

谷間禹錫書

廣文間先生足下別來數年以氣味之同未嘗少忘于懷兩年連得兩書乃知足下之見愛亦如愚老之思足下也但前後所稱道者皆不敢當耳承喻陞清秩得以所學勵英才樂可勝道邪又喻取朱子文集

語類諸書撮其精者題曰晦菴要語云欲寄示此正欲快觀早寄為妙所要讀書續錄但愚老自備遺忘耳亦何足觀也近讀近思錄程子謂方道輔曰經以載道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覲足下由經以求道異日見卓立於前有不知手之舞足之蹈竊謂因經以求道乃進學之至要蓋凡聖人之書皆經也道則實理之所在苟徒誦習紙上之經而不求實理之所在則經乃糟粕如程所云也以足下之明敏於程子要語從事必熟特以愚老敬慕之切故敢瀆言之更希留意妙甚率此奉復欠備

文也然文忠所錄自春秋內外傳至漢唐而止於六經孔曾思孟之書則不及者蓋以聖賢大訓不當與作者同錄于以示慎重耳我朝設科取士罷詩賦中場易之以論蓋即所謂議論體也文制既新士習亦變由是東筆締思者咸以古人自期而文章之中程度者蔚有可觀然歷科既多小錄散在四方每不得以聚觀為歎鄆陵司訓東魯王惟善氏乃能收集歷科以來小錄選其論之精粹者彙為一編余間閱之不惟快吾夙志實足以見我國家德澤涵煦之深人才之盛而議論之純正有不

送白司訓序

愧於古人也又以見惟善編選之勞庶幾乎文忠之遺意而可行於後世也於是為之序以冠其端云

理之在人心固無先後而人之覺是理者則有先後焉先覺者以斯理覺後人俾暗者明邪者正故謂之師自鄒魯之教衰而斯理不明于世所謂師之名雖是而其實則非矣如揚墨許行之學莊列老佛韓谷孫吳之教當時習其事者固各以師稱之矣然迹其所為非徒無益而邪說怪行所以壞人心害仁義貽患於天下後世者可勝道哉至濂溪周元公始以一

理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妙作為圖書以發二程二
程復因聖賢遺籍推究而擴大之以覺當世之學者
及紫陽朱子上得伊洛之傳以道自任一時及門之
士莫不去暗即明去邪即正由是師之名與實殆不
異乎鄒魯之盛其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有功於天下
後世者豈小補哉 皇明定四方一文治縱橫等家
悉皆禁黜內外學校咸以明經之士為之師經以程
朱氏之說為之主蓋謂經之所載者理能通乎經斯
能明理以覺夫人苟經有不通則理有不明理有不
明則後學無所啓發取正而人將惑於他歧其流弊

亦不下於雜學之師矣此校官為職雖卑而關係為
甚大也吾鄉白公談博卓偉言直行方以明經中乙
榜兩任校庠克慎所職而學者知奮今以滎陽司訓
秩滿將行縣令沈公索予文以贈予遂歷道夫師之
名實理之明晦以告公公其益當審所去取而慎所
覺哉

送王汝霖大尹序

余嘗讀西漢書見循吏六人傳又讀東漢書見循吏
十二人傳以謂兩漢治最近古何賢守令落落如是
耶蓋人才之難自昔然也我 皇明綏萬方興百度

凡任民社者尤重其選余生也晚愧不得遍識天下
賢豪之士獨於余邑大尹王公幸知其賢馬往年余
在河南鄉人至談公之賢不容口當是時余固聞其
名矣猶未得其為人也其後公朝京師往來河南道
中連得兩見耳其言論日其威儀余又得其為人矣
猶未知其政也又二年余歸故鄉謁公於公署退觀
其所以設施者肅之以威而敷之以和威故鄉豪市
猾破膽滅迹莫敢售其奸和故愿民弱姓安於里閭
無呼號頓挫之擾至是於公之政始得其詳焉自是
別公去逾數歲今年冬復歸河南之鄆陵則公之威
惠在人心者益深於前矣余既隨計不可少留公亦
將考績天官余恐公之政將移於他而興吾民之思
也遂歷道余之知公者非一日以為公贈且志於私
牘以俟夫太史氏之筆焉

榮陽送別圖詩序

侍御劉公丁內艱服闋豸冠繡衣將歸于朝士大
夫相與載酒般餞于榮水之濱酒三行縣令沈君言
於衆曰古人之別或為文以暢情或為圖以狀景皆
所以薦交道寓不忘也今茲侍御公之行不有圖而
歌詠之又豈古人為別之義哉於是命工繪榮陽送

別圖俾序其端余觀圖之所載山之高水之流烟雲
草樹之相滋人物舟車之彷彿其於臨別之景悉矣
若夫贈言之重視規之情則豈圖所能顯哉此既圖
而必申之以辭也侍御公少游庠序有聲及登臺署
簡默莊重明敏寬恕風節固已表著于時矣是行也
益當攄誠竭忠登進才賢屏黜姦宄大振風紀俾事
業聞望偉然赫然炳如丹青傳之信史則是圖與文
併可以為後日之美談矣士大夫之工乎詩者歌以
系之

贈王給事中序

君子之學貴乎擴其量而已量本宏大而拘於有形
之器故外有所感則中有所遷所謂本自宏大者蓋
亦不勝其小矣不觀諸水平減之一勺則耗加之一
勺則滿者蹄涔也多方引之而不加少衆流趨之而
不加多者江海也江海之量固大矣而猶有涯階是
而進於無涯之量豈非道之大而無外乎嘗觀之古
人其大若江海之量者固亦有之至於小得則喜小
失則戚者蓋亦不勝其衆也量之不同乃如是哉今
之校官俗訾為冷職恒人處是能無戚容者固鮮或
一旦去此而陟於尊顯能無德色者為尤鮮也先人

在鄆陵時王惟善先生適為司訓余侍先人側竊觀先生之為人謹於自脩勤於教人於凡學宮有所脩立盡心盡力若治其私室然蓋將終身安於是而不慕乎外視恒人之戚於是者既有間矣及其考績天官集諸教職而試之將拔其尤者以充近職既而先生之威儀文辭獨穎出一時遂有給事黃門之選余往賀之則見先生之言談舉止與居教職時絲毫無所異所謂自得之色無自而窺焉余因切嘆曰人臣之歷閭闔登王階載筆紀事恒得瞻日月之光者惟給事中為然自其職親地禁不與他等為頭且榮也

明矣今去冷職而驟處是欲其不自矜也難矣哉先生獨能視榮澹無二致處卑頭為一節非能擴大其量不以外之所得為欣戚者其能然乎由是見先生之量進於道體既未可涯至於處尊頭之地更有大於此者必無所滿矣於是乎言

御史箴解序

御史箴者元張文忠公所作也公為御史時嘗著風憲忠告以明風紀之要又作是箴并以致戒焉大義言御史之職關係甚重任是職者當思其重而為所當為戒所當戒其言簡其理備其詞直其義切誠憲

臣之藥石也公既沒而其箴盛行於世今內自臺署
外及臬司以至憲臣之家靡不列之于屏于几以比
韋弦之戒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信矣余以菲才
承乏風紀恒誦是箴以攻其過暇日復述前聞為集
解以釋其義雖於文忠公作箴之意未能盡得其蘊
然讀是箴者誠能因是訓詁以翫其詞求其意反諸
身心而自省則當為當戒者固已不昧所從事又能
歷覽忠告全書而有得焉則於風紀職業為可舉矣

鄆陵縣志序

郡邑之有志尚矣任土作貢見於夏書九州之土九

野之星掌之周職方保章氏自漢以來作史者亦皆
有志以載當時之土宇雖郡邑之名或仍或革至於
上則天文下因地理區宇一定之宜則有非私智所
能改易也我 皇明肇一四方極海內外畢載圖籍
幅員之廣前未之有也 皇上臨御之十六年爰命
天下儒臣考郡縣廢置之由與夫山川風土之類編
集以進于時鄆陵司訓王惟善實脩縣志奉 命惟
謹乃摘抉經史詢諏故老撫遺事於刊碑斷石之間
訪陳迹於荒墟廢址之內彼此更定其是非古今互
求其實迹提綱舉目細大不遺凡邑之肇置本末與

夫分野所屬山川所表溝池土地之綿歷戶籍貢賦之盈縮風俗土產之宜官蹟人物之衆縣治庠序壇墀郵傳初建之始僧寺祠觀橋梁陂池存毀之迹仙釋之有無文士之題詠靡不博采而備錄之再閱月始克成編乃繕寫為帙上之朝復將鋟板邑庠傳之永久遂屬余序余謂蘭亭之會茂林脩竹崇山峻嶺遊觀之樂耳好事者猶圖而記之以傳于後况茲一邑之志有稽於古有考於今其可尼而不傳哉是書也俾邑之人覩其山川景物則堅其安土樂業之心觀夫忠良孝義則興其去惡向善之志是又豈非政教之一助哉是為序

周氏族譜序

上饒周秉忠示余族譜一帙求為之序余觀秉忠先世家于上饒者歷年滋多譜所謂元溪者蓋其宗而元溪之分則自學錄公始學錄公以文學顯於宋而其後蟬聯相繼各以儒吏醫術著稱于時傳六世有安世者號觀復翁於秉忠為高叔祖乃始纂集聞見以譜其世而傳諸家至秉忠先君子復取觀復翁以降宗系之未登于譜者條別以附秉忠又取其先君子輩行及其昆弟子姪各以序列于後由是周氏之

譜克完無漏嗚呼若周氏之祖子孫可謂善於繼承者已余於是因有感焉嘗觀世之人莫不欲蕃昌其宗支殊不知積於前者淺以狹其如後之人何譬之於水捧塊累石為尋丈之沼所瀦不過咫尺之深決而求其流之長不亦難乎周氏則不然自學錄公以來咸有所蓄而未施其積之富殆若長陂巨浸固已汪洋浩渺而廣且深矣今秉忠始復以文學奮迹科目遂有分教之命周氏之積殆發于秉忠乎吾見其沛然奔放而莫之禦也然周氏之積而發者固可驗使秉忠之後遑恤厥源而決之不已則廣且深者亦將有時而竭矣惟能因余言以歷覽其先德之懿以世濟其美焉則源益長周氏之發庸可既乎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余於周氏亦云是為序

送孟縣令林君致政序

聖朝稽古典禮以正百度士之入仕者進有祿秩之加退有引年之令所以始終優禮臣下之意可謂備至也孟縣令林君一朝以年逾六十將請于朝如引年之令于時郡之交游來徵詞以贈且言君之歷官久矣然所至必有聲司委積理簿書雖卑必舉其事知大府毗守政雖顯不易其心孟縣號為繁劇自君

來治之有法坐以無事上下咸才其為吾輩誠重其能而賢其去顏先生一言以張之余惟士君子於進退之際尤所慎重觀林君少而學壯而仕老而罷克保始終無悔吝之及非慎且重者其能然乎是行也不日得請于朝榮歸故里見乎昔之交游集鄉閭之子弟樽酒之間尚當明告以聖朝養老優賢之意使皆勉於忠勉於孝相率為禮義之俗則林君於退歸之際益可重矣

務本堂序

務本堂者揭萬英所作也萬英世家撫之臨川作歲

脩之所盛蓄書史將以講復思繹浚其德之源而導其流遂取有子所謂務本者名其堂永樂甲辰冬萬英來省其兄于覃懷因繪其堂之臨據間以謁余求為之言余遺之言曰子不觀夫稽人之治田乎是穠是菘不少自懈雖有歉歲不能為患矣君子之為學亦猶是也耕其理義之田動力約取不侈乎外惟事乎中凡汲汲於朝夕者惟以脩德慎行為務蓋德行者萬事之本也本立而道之行將若水走壑火燎原安往而不達哉或不能務其本而欲道之行猶農夫忘穠菘之勤而欲有秋成之望烏有是理哉萬英既

取古賢者之格言以名堂其必視名思義務所當務
勉之又勉不責効於旦夕之間而收夫遠大之獲則
穠藂之積不可一二數矣韓子所謂養其根而俟其
實者萬英其深念之

送李太亨詩序

余往歲侍先君子游玉田玉田多四方賢豪之士余
皆與之交而親且厚者則濟南王君素亨大梁范君
汝舟東萊魏君希文永嘉徐君蘊夫安陽苑君仲仁
洎今海昌李君太亨而已諸君子皆年德老成余獨
以稚昧居其間往來相得懽甚其後素亨以薦舉進

余以先君子官滿去太亨之吳汝舟之汴希文南行
獨蘊夫仲仁尚留玉田而吾六七人者千里相望邈
不可即追念往日從游之樂可勝慨耶今年春余重
遭大故居憂覃懷而太亨李君乃自吳抵中州走數
千里取酒為文以祭先君子并以慰余于哀次嗚呼
徐孺子之行不見於世久矣而李君獨為之嗚呼世
豈復有斯人者乎余因念疇昔與諸君子相得甚厚
數年以來各縻于事不可驟見而乃獨得與李君相
會是又足以感余哀荒離索之情矣於其歸遂銜哀
書此以贈而復伸之以詩云

送王世寧歸覃懷序

古之為士者既自廣其學而充其道矣進而有為也必以其義而推其有於人人至於得失之際初無介于懷焉後之人不然脩于己者不力而僥倖于名位之得得則意氣橫肆以矜駭于庸人之耳目以求遂其朶頤之利欲而及人之實未必有也不得則悄然憂爽然嘆立若無所自容人之度量不同有如是哉覃懷王世寧其先業醫嘗有隱德而未之報至世寧乃能篤志於學今年秋以郡庠弟子員一舉而遂登于鄉選人皆謂是故家子能享其報矣及歸道由鄭

之滎陽余往與之有舊重其歸因遺之言曰人之學有得焉而或未遇于時不足為歎也學未有得焉而或邂逅利達不足為多也惟學得焉時達焉則於義為合向所謂古人之進止如是耳世寧幸生 休明之時涵泳詩書禮樂之澤一舉而遂得名于薦書其於進而有為之義將階于此矣雖然予將進世寧於道進於道殆未可以是自滿也歸見鄉人有以滎且慶見稱者世寧慎勿信也惟當益增其所當務等而以義進他日推其有於人若高山出泉而勢莫能禦斯庶幾乎古人矣余請書此以俟

送驛丞湯伯瑀序

皇明有天下極海內外咸為編氓內之政教號令頒布于四方萬國外之華夷臣妾展覲脩貢于天朝肩摩踵接畢出道途以故傳置之設布滿區內川浮陸走遠近分合脉理牽聯雖南北東西岐路若錙銖然而無不川匯雲集會同于輦轂之下是則司其事者雖不若顯且尊者之所為而有關於政務之萬一要亦不可少也滎陽索亭驛當東西之衝輶驛尤劇所職或匪其人往往屋宇穿漏弗可居稟餼匱竭薪芟空踈使至無以資馬瘠厖駘駘老不任乘服而往來壅滯大不稱設傳置之初意湖南湯伯瑀以敏幹給差藩司三年遂來丞茲驛及至顧視室屋之缺穿者繕補之餼饋委積之空虛者充物之廩芟完富馬息以逸凡百器用無不新好由是使至如得私家其去如馳風雨前之積弊一皆刮去而伯瑀又能事長上以謹慎接過使以卑遜交朋好以然諾故尤得稱於衆今年秋以考績將謁選曹邑之交游來請文以贈余觀伯瑀之勤事若此其可謂能舉其職而不失傳置建設之初意矣如是而進於選曹焉有不允其績者乎遂書此為考績序

送永和湯大尹序

余少游中州則聞大梁為古今名藩文獻之所薰陶耳目之所觀化類多秀特俊偉之才其後余亦與試於河南庚子之秋聞見大梁之士儀觀偉雅言談詳緩及掉鞅場屋文詞沛發榜出而開封祥符之士於他郡邑倍焉余益信大梁之多奇士非虛語也明年余忝科第歸遇大梁湯自新於滎陽目其容粹而豐聽其言簡而切扣其中則所出未已視余庚子同登士蓋莫能先後焉余又知大梁之奇士不止於曩昔所見也自後余歸河津有來自永和者因問湯公之

政則稱善不容口余又知湯公習於從仕者蓋有所自也今年余赴京師道出永和入其境見其墾田多在山石險側間坦夷者十無二三問其吏則牛力所不及者皆斲岱以下種余以謂有如此民必艱悴流徙者多及過岩穴山溪之居則見老農父母兄弟妻子毳帽褐衣饘粥菜羹飽煖自足而無一家之外徙者因怪而詢其故則曰吾邑有賢侯焉自來視事刮絕群弊為農者惟務供租給役而無胥吏漁獵之擾為兵者安於戍役而無軍將徵索之苦凡吾民所以優游林壑得自力於山田者皆侯之惠也是以田雖

險瘠然易治既至故年之所入亦足以自給焉人之
所以無轉徙離逃者此也及至其所治則見其為政
簡而不煩寬而有法余竊自歎世之有司腹人益已
視民之飢寒流亡略不加恤此誠何心哉湯公乃能
化磽瘠為豐熟撫疲困為安佚致人稱道先後遠近
同然一詞非盡心撫字者能然耶余益以信大梁之
奇士不但見於問學儀觀之美而又能措諸行事之
實為可羨也湯公今以三載報政天官余見其書最
而歸益勵初政九載陟明可期異日事業成就未必
不為大梁人物之秀者也余姑書以贈

送盛司訓序

人之負魁壘之才抱奇特之志者鮮不欲位通顯以
出其中之所有而樹勛業于時有其器而或拘於冷
職僻地鮮不戚咨無聊若不能一日安者此人之恒
態也余竊以為不然君子誠有是器矣但當隨所遇
而安之以盡其當為之分分誠盡矣則其氣益定理
益明消其邁往之銳而老其宏偉之才所謂顯位達
宦雖無俸糞或有時而自至焉于以施其所有則何
勛業之不立哉今年冬余與盛君文顯會于襄陵司
訓丁君廷王家同處連日夜因觀其為人質貌充碩

而議論穎脫蓋所謂魁壘竒特者也問其職則司訓為冷職問其地則岳陽為僻地他人有是器而處是位則戚容之意必有形諸聲容者盛君不然方歉然以進脩為未足退然以誨人為未至若不知教官之為冷職岳陽之為僻地蓋能安於所遇而克脩其職者也吾意其涵而泳之而氣必完靜而察之而理必熟銳邁消而宏偉就如是而進於衡鑑之下輕重大小無所移易而顯位達宦或不能辭其必盡發所蘊秉仁執義上以忠乎君脩政立事下以澤乎民勛名事業垂諸悠久斯足見其魁壘竒特之實矣丁君於盛君為素交蓋亦魁壘竒特而淹於教職者也因盛君考滿之行求余文以贈余遂書此以告并以為丁君勗云

送教諭韋穎考滿序

士之仕也不難夫職任之崇卑而難夫職任之脩舉職誠脩矣雖小官卑秩尚可以行其志况崇資巨秩執校官在眾職中雖曰祿薄秩小然有師之尊世嘗以清職稱之實非泛然小官之可比也以清職而異乎他則居其任而脩其職者不其尤難哉河津為邑介乎冀雍之間前汾右黃襟帶合流北則大山隱起

延袤萬里以兩州之交河山之會氣之靈而鍾于人者比比焉故來教是邑者必能舉其職而後人始得以因其靈以成就廣文章君頴詩書文雅得之學而會之心者宏博涵蓄總統包括士之從游者如入富室大藏而百物隨所取如游抵鵲合浦而珍竒遂所求以故騰芳科貢者接踵于時其不捷而退脩於初者亦皆以不及前人為自愧是皆先生善教之力而非特山川風土然也然他人篤專教條者視廟學不飭必諉曰此有司事也雖壞圮弗支而不加葺先生人能欽服國典大合群材一新廟學俾聖祀孔彰而士業有所若先生者可謂兼道與事而一之於職為無忝矣今年春以考滿將詣天官諸生重其善教興學之功因相率求余言以贈之余邑人也雖游宦四方而近年亟歸連得承顏接辭故於知先生為詳且熟諸生雖不有請尚將強而言况請之動手先生行矣聊以已然者卜其未然者則崇資巨秩或可陟焉余又知先生能慎終厥職而無所怠也是為序

贈蒲州劉太守序

古之所謂賢郡守者非為其能督租賦脩簿書謹期會而已必其能安民庶宣教條廣德化革弊政使闔

境悅服而始得稱為賢焉蒲之為州在山西為巨郡然其間河山間隔土地狹隘多瘠原鹵隰而人之生齒為尤繁以不加多之土地而有日益之生齒耕作少怠則其歲之所入率不足以給公私之需而重以黠吏奸民舞智乘勢搖毒害政是以瀕年民多失其所延安劉公九成以卓拔之資挾有為之才來守是邦詢谷境內恤民生之如彼知弊政之若茲遂精心勵飭以民事為己任行視境內勞相耕作民食或艱即為之纖悉經紀使有無相資俾無流逋之患暇則集令佐耆老告以國家典章之具德澤之深期與

共遵約束以脩禮義庶耻之節以興孝悌忠信之俗郡邑之中有猾胥奸民干紀害政者必挫抑而芟除之由是地雖瘠狹作治以時而歲入倍常教條敷布德澤下降而人安其所姦豪屏迹弊政清雪而民害不作官僚相與稱其賢於庭民庶相與歌其德於野聲名聞望孚於遠近雖古所謂賢守者蓋不多過也今年夏以三載述績大廷天官既最其績而俾之復任蒲士之在大學者咸來徵文以贈之余亦郡人也往年嘗歸故鄉見劉公累累馬故知其政為尤詳於是述其循良之蹟有似於古人者以告公且以為公

他日陟明之張本云

五友詩序

余居沅州之憲署以地極僻遠罕得與名卿碩士相接恒懼有過不自知知而不能改或流於小人之歸也因取凡古聖賢書列之後堂公退則俯而觀仰而思往復熟誦以求其義或言行有未當則質之書以去其非而趨於是視書蓋若嚴師而不敢慢焉堂下有方池池側有竹梅蘭菊四種池中有荷蓮數百本合為五物列植上下更秀迭茂余每讀書覺倦則步廣庭臨清池顧諸花木而樂之既而自謂曰古之君

子未有不資師友以成其德者今余亦既取古聖賢書以為師矣獨未得夫良友以自輔焉念彼五物者皆稟天地之氣以生乃植物之君子也苟取其德以自輔豈非僻遠中之一助歟故余之心或曲而未直塞而未通也則友竹之勁直中虛以端其曲而開其塞焉余之德或雜而未純同而諧俗也則友梅之清白絕俗以滌其垢而勵其介焉以至友荷蓮之中立以端余志友蘭菊之芬芳以潔余行是皆五物之有益於余者也若夫友竹之操可以閱歲寒友梅之味可以調鼎實友荷蓮之娟秀不妖可以發文藻友蘭

菊之風致高閑可以安雅澹又皆五物之有益於余者焉或者疑曰人之取友賴其忠告之益耳彼五物雖有是美而實則無知子或有過彼安能有以勵子乎余曰不然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山水亦豈有知而能勵於人乎哉特取其動靜之性默有契於仁知耳余與此五物者儼然相對因彼識此方將去喋喋多言之煩希心領神會之妙兼取博采其德約而總之於心以輔余之不及又豈待發於聲見於詞而後喻耶疑者乃解而退遂與五物者序列拱揖結為良友而求正於書又為五詩以固其交云

送孫先生致仕序

壯而士老而歸此人情之所願而今昔之所同也然歸之道雖一而其樂則不能無異焉極田宅之廣麗誇馬僕之盛強橐金珠積錦綺矜器玩美服食窮老年心志耳目之嗜好以自佚於禮法之外此衆人之歸所以樂得其欲者然也有廬可以蔽風雨有田可以給饘粥彈琴於棗樞甕牖之間以歌先聖賢之德音以頌太平之治化老者愛而幼者孝賢者親而愚者化廉讓敦厚之風薰酣乎里閭之間稱為鄉先生而名永長存此君子之歸所以樂得其道者然也先

生以碩學者德給事黃門典歷教職凡三十餘年一旦以年逾七十辭郡博而去朝廷例優之冠服如舊詩書滿載而行橐蕭然持此以歸於吾前所稱者固非先生之所好矣於吾後所稱者非先生又誰望之先生行有日交親重先生之歸者咸圖為詩歌美之而屬余敘

送寧海令季復春序

侍御張君勉夫與余為同官間語余曰吾鄉先達有季復春公老成士也自永樂初已登名薦書又三年為尚書戶部主事已而退迺初服者數十年復春公

處之泰然不以去官有纖介不豫意其志益篤行益脩學益勤聲名侈於時宣德改元詔自廷臣以及外藩臬咸得舉所知無間踈遠時有以復春公名聞于朝者乃徵詣天官而集試之試既徹復春公之作獨拔於衆遂有寧海之命或曰復春公故鄉屬也以是來而遠宰海瀕得無介於懷乎釋者曰不然君子出處榮澹遠適當一安於義命若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得利則戚戚以悲其能免韓公之譏乎且復春公方返初服時尚澹然若將終身况有百里之地領一邑之民教化于是焉布刑政于是焉脩財賦于是焉

出民之休戚于是焉係古所謂親民之職蓋莫先乎是而復春公又豈不快於是哉未幾果有以寧海之政傳於京師者始信復春公能安於去就而盡心於民事如釋者之云先是國制才能以拔舉進者秩滿仍一考焉所以重任使也復春公今年春如例集試闕下奮筆渙辭若不經意而語甚驚人既而將歸所治朝之縉紳大夫故與公遊者咸欲文以張之今吾若同官且相好也幸為一言焉余曰君子不苟毀譽於人文辭之宣於紙筆毀譽之章者也吾素與復春不相識苟徒侈詞以諛之不幾於前之所譏乎雖

然余有居一於此矣勉夫信人也觀勉夫之不苟則其所稱道必不苟矣遂次第勉夫語為復春還寧海序

望雲思親序

昔狄梁公登太行顧瞻河陽白雲飛繞親舍凝立者久之後世思親有以望雲自名者遂以為故事蓋慕梁公之風而興起焉余以謂人子愛親之心蓋出於天性之真而不能自己其或至於睽違膝下為時久遠則其思之之切蓋有隨時感發而不可抑遏者又豈必登高山望白雲之繞親舍然後可以動其念哉

然則梁公白雲之思特其一時之興前是無時而不致其思者固可見矣是則後之君子求梁公思親之實可也慕梁公思親之名不可也余友鄭君元吉為其友霍志剛氏求望雲思親序於余造余廬而請者四五至而不厭余竊念素與志剛不相識其思親之慕名與實皆不可知獨所謂愛親之心出於天性之真而不能自己人皆有是非特志剛有是也志剛家山東二親皆安好無恙而志剛游太學者有年親舍邈在海岱之間音容久曠定省久踈則所以思之之切固宜隨時感發初不待於望白雲之飛揚而後動其念也而猶以是自名何耶豈慕梁公之風而求其實邪志剛其加勗哉他日著忠節建事功而可垂之後世者未必不自於望雲思親之實之心之推也是為序

送林鄭州序

余少遊中州每愛其風土之淳厚民俗之簡質最易導之以善鄭之為州當汴洛襄鄧之會為中州之名邦其土厚其民淳所謂易導之以善者尤莫易於是先是為之長者或匪其人率多任苟簡自恣之為厲威猛暴悍之氣專尚箠笞而強民以必從民或不堪

其擾而至於有言則曰俗之訛漓焉民之刁詐焉甚
至薰灼其心相伺如仇敵兩敗俱傷而後已是豈長
民寬厚之道哉余友林君文載往年與余同考於春
官其資敦厚而深於學其言簡緩而中於理既舉進
士高第又從薦者言遂來知鄭自初視事時余嘗一
過之固知其設施蓋以寬厚為主矣又數年過鄭者
累累間止郊境見田夫野老稱林君之美者不容口
問其故則曰租賦之入他郡之急也吾侯則緩之期
會之集他郡之迫也吾侯則寬之卒之急而迫者民
或不堪流而之他緩而寬者從容勸率事亦無不集

民亦不告病焉又曰他郡守倅之於民或漫不加喜
戚於心吾侯則溫恤之意常溢於色辭又曰吾侯高
大深遠蘊於內者固非野夫小子所知其寬厚之政
即衆共所知見者灼灼如此蓋不可揜也余惟國
家列聖相繼簡任庶僚尤重守令之選近日復詔自
三品以上官始得舉可任方面郡守者夫以郡守而
儕於方面其任之重也日益加使皆得如林君之寬
厚者居是職則雖難治之俗固無待厲威尚猛而事
集民安况易導以善者乎今年春林君來考績余素
重其人遂告以余之所知者復申以國家任用郡

守之重林君其尚思所重而益加勉焉

送長蘆陳運副序

西蜀多佳山水而名賢偉人繼出其間雖不可以風
土拘蓋亦得山水蓄積疏通秀麗之氣居多昔韓柳
二子亦謂交嶺竒麗瓌偉之物不能獨當山川鬱積
磅礴之氣而融鍾於人如蜀之岷峩連聳大江小水
網紀其間則其產物之盛又豈特丹砂水銀榿楠樟
梓之類所能當其秀哉宜其名士代出如相如子雲
范蜀公父子之徒不可勝舉我皇明混一區宇三光
五岳之氣完而賢才盛則蜀之產士是不特山川為

然蓋又會乎氣運之隆也侍御范公循蜀之良士間
語其友人陳君子布發迹鄉闈敷歷大僚其質魁乎
其端重其才卓乎其幹給累官至閩建監運司副人
不告勞而益利足未幾丁內艱起復為長蘆運副人
皆謂煮海之利甲於天下陳君此行必能增羨餘加
尋常百千等矣陳君愀然曰足用在乎理財理財在
乎安人人安矣財用寧有不足者乎况益嗇特財用
之一端怠其事而匱其用固不可羨其數而病於人
尤不可要必人不知擾而益利足斯為善於理財吾
雖不敏固常奉教於君子矣范公述陳君之語告余

因謂其識體復徵文以贈之余謂以全蜀山水之秀
國家全盛之時有若陳君者出焉及措諸政事知所
重輕而不惑於尋常習俗之見是誠可嘉哉陳君行
矣他日以理財而有合於大道可以頡頏於蜀先君
子者未必不兆於此云是為序

送王克庸知定襄序

余十年前侍先君子在王田時縣庠士子王克庸氏
時已蘄然出於衆余與之遊好加密知其為人質厚
而行方心平而言真其與人交惟可否是從不以勢
利重輕有纖芥厚薄意其有不合雖富盛鄙斥之不

少假借余時已知其處心行已近厚矣又數年余中
鄉舉克庸充貢士同待試於春官日相會處談咲懽
然無間既而余忝科第官御史祇命湖南者三年歸
而克庸適有定襄之拜王田士子之官于四方游於
太學者咸推勉克庸而屬余道其行夫以余之知克
庸者已十餘年而一旦克庸有官守焉有民社焉則
余心之樂為何如哉雖然余之樂非樂克庸之有是
位也樂克庸將推其所得於人人也夫士之窮居不
苟則其達也亦不苟克庸之不苟於前所稱者固可
見之今之為縣蓋必能砥正身心檢察左右明謹條

章流宣豈弟要使方百里之民知
聖天子仁愛元
元之意異日惠在人心聲流朝右則克庸自立者益
不苟而余之知克庸者亦不妄矣苟徒榮其名沒其
利而不恤其所當為非所樂於克庸也是為序

敬軒薛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